



## 本期要目

- 微知 ..... 實現與藝文
- 瓊阿 ..... (說小) 記日的工女字排個一
- 陵江 ..... (說小) 性女三塵風
- 仔芭山 ..... (詩文散) 戀之湖平太
- 笛村 ..... (詩) 人膠割
- 譯卓呂 ..... (著譯) 品商的末沙
- 西摩馬 ..... (介評) 程行的難艱

漁村 (油畫)

陳希文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出版

# 蕉風

純馬來亞文化藝術半月刊

出版者：

蕉風出版社

地址：新加坡里峇峇里律

三一九C

信箱：二〇三四號

3190 River Valley Road,

Singapore 9

P. O. Box 2034

零售：每册叻幣二角

訂閱：半年叻幣二元一角

全年叻幣四元

承印者：

友聯印刷廠

總代理：

友聯書報發行社

地址 26 Winchester House

Cillyer Quay, Singapore 1.

Tel: 28733

每月逢十日、廿五日出版

歡迎訂閱

歡迎批評

## 目錄

- 漁村(封面).....陳文希
- 文藝與現實.....知微(3)
- 「唐山」何處?「蕉窗閒話」.....申青(5)
- 色情與愛情(論著).....高宇(4)
- 一個排字女工的日記.....阿瓊(6)
- 小 垃圾堆邊.....文生(8)
- 說 風塵三女性.....江陵(13)
- 表姊的歸宿.....杜亮(18)
- 燈下散草(雜感).....黃昌虎(15)
- 太平湖之戀(散文詩).....山芭仔(9)
- 時代的哀歌(詩).....冰雁(11)
- 古城行踪(遊記).....煙圈(12)
- 割膠人(詩).....村笛(13)
- 沙末的商品(譯著).....呂卓譯(17)
- 馬六甲公主(中篇歷史故事連載)予生譯... (19)
- 艱難的行程.....馬摩西(21)
- 路邊小販(封底).....王潤昌

# 文藝與現實

知微

在文壇上最流行的一句話，是，「文藝是擁抱着生活，反映着現實」，從理論上來，看這句話，我們可以說它是對的，然而在實踐上來說，我覺得還有許多問題值得商榷。

首先我們要知道怎麼樣的文藝才是擁抱着生活，反映着現實呢？這個問題在表面上看來，似乎是最簡單不過的，因為我們可以回答說，凡是某一時代的文藝能够反映某一時代的生活方式，以至于那一時代的宗教、道德、政治、經濟、文化等實體存在形式的真正記載，便是一種有價值的文藝。這種說法，我認為它是犯有「以偏蓋全」的毛病。因為文藝固然是負着反映現實的責任，可是它並不是如一架照相機一樣，一成不變地把客觀存在的物體沖照出來。這就是說，一種文藝過于強調純客觀地反映現實，結果會使這種文藝變成一種毫無作用的東西；我並不是說文藝不應該反映現實，而是認為文藝之所以要反映現實，其目的是在於批判現實，最後便是改造現實。

文藝從反映現實，經過批判現實，達到改造現實的這些過程底步伐是劃一的。不能反映現實的文藝，必然無法以文藝的力量去批判現實和改造現實。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大家便一直主張文藝要反映現實，反而把它對現實的批判及它最終改造現實的目的漠視了。這是值得予以重視的！

我們既然明白文藝最終的目的是改造現實，而它的開端一步是反映現實，而這兩個目標又有

着互相因果關係，因此我們就應該談到正確的文藝反映現實的路綫是怎樣走法。能够先確定了這個問題，那麼文藝要怎樣沿着這路綫的最終目標去改造現實，那就很容易明白了。

「現實」這名詞的解釋，我們姑且認為是我們所有生活形式的概稱。在這個生活形式中的各種事物，不但有其獨立性，而且都有相互牽連的關係。一個文藝工作者，能够一絲不亂地從這生活活中的種種形式，通過文字和思想方法，客觀地記錄下這些形式，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况且即使他能够記錄出來，它是否能够真正代表着他所想表達的現實生活形式，那又是個大問題。再假定說，一個文藝工作者在其作品中，的確會客觀地反映現實生活形式；但在反映的過程中，作者個人的思想意識，生活環境，階級地位依然在都會給他重大的影響。譬如同一種的客觀現實由兩個不同思想意識、生活環境、階級地位的作家來描述，其反映現實的結果，便可能有着很大的差異。然而我們要相信那個作家的文藝作品才是真正反映現實的呢？由此我們知道反映現實是有着各種不同的看法的，這是由於作者本身的見仁見智。我們不管一種現實在不同文藝作品中有着不同的反映，因為現實就是現實，它是在在的存在着，絲毫不能由一個恣所欲為的文藝工作者憑着錯誤的立場加以歪曲，况且它是有其歷史的背景和其發展的動向，讀者的眼睛不是閉住的，他們能够給這些作品一種最確切的批評。如是我們明白一種反映現實的文藝，必然是這作品使

讀者有親切之感，使他們對作品有共鳴的心聲。這意思是說，現實是每一個人生活的環境事物，文藝作品能够使每一個人感到它的確是他們生活環境中最熟悉的東西，那麼文藝作品便會使讀者感動，而它反映現實的初步工作便算是成功的。由這點看來，最進步的文藝思想，就是要作者站到讀者立場，站到大多數人的立場來，它要把握現實的歷史背景和它的發展動向，一個作者能够站穩這種立場，那麼只要他肯深入生活中作全面的研究，他的文藝作品反映現實也必然是正確的。

然而，文藝只是反映現實，對推進社會進步的力量還是不會雄厚的，因此它需要去批判現實。一種能够把握社會發展史的未來動向而去批判歷史與社會現實的文藝，必然會比只是反映現實的文藝史跨進一步。譬如美國歷史上的解放黑奴運動的領袖林肯，未始不是被史陀活夫人那部敢于暴露現實和批判現實的黑奴顛天錄（*Uncle Tom's Cabin*）所感動的呢！再如如果戈理的外套，巡按等小說，便是批判當時黑暗社會現實最感動人的文藝作品；其三如狄更斯的滑稽外史小說，便批判當時私塾的不合理，抨擊教師不把學生當爲人類看待，極盡虐待毆打的能事，于是引起讀者的憤怒，終於促成廢止私塾。從這些例子來看，批判現實是文藝在反映現實後的一個必然的過程，由於它能够在暴露現實以後，再給以公正的批判，給讀者指出他們生活中那種事物是「美的或醜」的。如是，便更加強文藝對反映現

# 情愛與情色

— 字 高 —

近兩年來，馬華文藝界空前熱鬧起來，文藝刊物之多，也是過去所少見，而且每個文藝刊物，都有出版叢書的計劃，這實在是可喜的現象。但可惜馬華文藝界仍然是一盤散沙，大都是各自搞各自的，小集團搞小集團的，個人搞個人的，向來沒有組織，所以文藝創作的路向，亦極為分歧，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但大致說來，有幾點趨向却是一致的，比如說支持反色情運動，支持星馬的獨立運動，我就看不出有什麼相反的態度。

黃色文藝已經像是落水狗，羣起而打之。不過對於黃色作品，各有不同的解釋，激烈一點的，當然不放過色情的作品，甚至看到寫愛情的，也給它加上一個黃色的帽子，弄得不少寫作者覺得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講不清。」另一些人却振振有詞，說黃色文藝是指色情的作品，寫愛情却不是黃色，君不見「少年維特之煩惱」，能說是黃色作品麼？君不見「紅樓夢」，能說是黃色作品麼？假如你承認這兩部書是文學巨著，那麼寫愛情有什麼不可以呢？

自然，色情與愛情是有區別的，亂戴帽子固然可惱，但若借「紅樓夢」「少年維特之煩惱」作護身符，便覺得理所當然大寫其卿卿我我鴛鴦蝴蝶，也未必就是要得。我必須說明，這是我個人的意見，假如「蕉風」的編輯先生肯發表我這篇短文，並不等於蕉風社諸公就同意我的意見，也不便強迫他們同意我的意見，我的話當然由我個人負責。

不消說，我是積極的支持反黃色運動的，不管作者是有無意，不管作品會不會挑逗讀者的情慾，凡是寫色情的作品，我都反對。

至於寫愛情，作者的態度和處理材料的方法，當然有很大的差別，張資平的小說與屠格涅夫的小說，自然是不同的。屠格涅夫的六大傑作，沒有不是寫愛情，但它們雖是以愛情故事作骨架，而實際上是有其時代意義和社會價值的，決不像張資平所寫的只是一個毫無意義的戀愛故事。那麼這樣說來，只要有時代意義和社會價值的戀愛小說，仍然可以寫囉，我以為並非必要，如要反映此時此地的社會生活，可以找到許多題材，為什麼一定要在如火如荼的反黃運動正在澎湃發展的時候，一定斤斤計較色情與愛情之不同，振振有詞以「紅樓夢」「少年維特之煩惱」為護身符？這可能給真正的黃色作者以隱身之地，而淆亂視聽的說：「你們要弄清楚，我寫的是愛情，而不是色情！」

也許有些朋友認為我是「矯枉過正」，但我却是誠心誠意的希望馬華作家們能夠不斷的寫出好的作品，而且我相信即使放棄愛情的故事，也仍能寫出好的作品。固然有些年輕的讀者拿着黃色帽子隨便亂戴，但假如你的作品，不再有鴛鴦蝴蝶，不再有卿卿我我，黃色的帽子便不會落在你的頭上了。

實的活力表現，更能使讀者對現實留有更深刻的印象。從而使他們明白是生活在一個怎樣的社會現實裏，怎麼樣去改造一個不能使他們滿意的現實環境。

文藝從反映現實到批判現實，並不能說它的責任已經終結。因為文藝最重要的箭矢，是借重前述兩個過程來達到它改造現實的目的。而文藝怎樣去改造現實，這問題如果獨立來加以討論，可以成為另外的一篇文章，筆者不擬在這裏詳談細述，只引用一個最淺明的例子來說明。當然這不是一種概括的說法，而是一種片斷的描述，那就是西班牙的唐·吉珂德先生傳的作者賽萬提斯，當時他生活的時代是騎士文學盛行的時代，這些文藝作品的荒誕詭奇的内容，的確毒害讀者不淺，於是，賽先生趕着寫出唐·吉珂德先生傳，用勸導與諷刺來感動讀者，使當時讀書風氣突然轉變，這就是文藝作品負起改造現實的一個有力例證。當然用文藝來改造社會現實的方法很多，但俗語說得好：「運用之妙，在乎一心。」這就要靠作者的文藝修養如何而定。

總而言之，文藝必須反映現實，反映現實是「主觀」與「客觀」並重地刻劃現實，以配合社會歷史發展的筆法老實寫出來，如果能够與現實生活擁抱在一起，它的表現力量會更生動的。高爾基在「我的大學」一書裏所載的伏爾加河行歌曲這樣寫着：「我不漂亮而且貧窮，衣服也穿得很壞，因此誰也不願，娶我這樣的姑娘……」

這首詩歌是多麼深刻地表現當時的人民生活與社會現實，它是多麼的樸素和生動，即使現在生活在這個社會的我們，對它還有莫大深切之感。所以說文藝反映現實也就是現實生活的縮影，其次作者再以對現實的批判或提出熱情的改造現實的建議，那麼這種文藝便是與現實有密切關係的好作品了。

# 「唐山」何處？

也許是受了「蕉風」的感染，最近對於馬來亞的文藝創作特別感覺興趣。凡是馬華作家的大作，莫不設法找來瀏覽一番，想從裏面嗅到一些馬來亞的熱帶氣息。南方晚報編印的「馬來亞之戀」，可以說得上是一本純馬來亞化的文藝選集，每篇文章都含有濃厚的馬來亞趣味，襯托出強烈的馬來亞特殊風光。裏面有老峇峇的自述，也有初來新客的觀感……我不願意在這裏為「馬來亞之戀」作書評，只是想摘錄薛子君所作「我剛從唐山來」裏的幾句話，談談「唐山」二字在馬來亞人腦海中的地理觀念。

「什麼祖國和中國，我不明白，我只知道唐山就是中國，祖國就是唐山！」

「什麼？你說唐山就是代表我們偉大的祖國？」

「唔，是的，在我們的頭腦裏，唐山就係我們的祖家呀！」

好像伙，她那種武斷的說法，無疑的表示她的意見是對的，不得不使我怔了一下。但是我實在沒有說錯呀！不是車大炮，我在學生時代對地理課是很有興趣的，所以每次考試的分數，總是在九十分以上，對祖國各省的名山（甚至不著名的山），都記得滾瓜爛熟的，雖然事隔十多年了，憑我不壞的記憶力去思索一兩分鐘，在各省區裏，總是找不出這樣一座唐山……

外子哈哈地笑道：「一個道地的娘惹和妳談話，當然妳聽不明白。告訴妳吧，馬來亞大多數未回祖國的僑胞們，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他們就一直稱祖國作唐山的，唐山就是代表祖國啦！」

「天哪！翻破了地圖，走遍了各省也尋不出這座唐山呀！偉大的中國却以不見經傳的唐山名之，真是笑話！」

「不錯，這真是笑話！以後咱們要隨時隨地糾正他們的錯誤才是。」

未曾回返中國的娘惹和峇峇，對中國的認識模糊，缺乏中國地理常識，是應該原諒的。多少年沿襲下來的習慣，一時難以更改。何況唐山、唐裝、唐人街……一系列的特有的名詞，聯想起來也頗有道理。人名、地名本來是代表一個人或一個地方的符號，只要在此時此地說起來能為一般人知道，便可以了。似乎大

可不必小題大作，在馬來亞這個地方再為偉大的祖國定名一番。值得討論的是：薛子君在學生時代對地理課是很有興趣的，我相信她每次考試的分數總是在九十分以上，會是事實，而不是車大炮。只是時間久了，難免有忘記的時候。以唐山代表中國，說來雖好像是「笑話」；但是，「唐山」這個地方在中國的地理上是確實存在的。用不着翻破了地圖，便可以很容易的找出來。

在中國河北省的東部，位於北寧鐵路上便有這麼一個不算太小的省轄普通市，它的名字便叫「唐山」。讀過中國地理的，都知道著名的開灤煤礦，這個著名的煤礦便在「唐山」的附近。同時，「唐山」市內有發電廠、機器廠、鋼鐵廠、水泥廠，和紗廠等，在整個華北來說，該數得上是個有名工業都市呢。只是此「唐山」，非彼「唐山」，它所代表的只是中國北方的一個城市，而不是整個「偉大祖國」罷了。

薛子君認為以唐山代表祖國是武斷的說法，實際上認為中國地圖上根本沒有唐山這個地方，也未免有些武斷。幽人默者，人亦幽其默，薛子君，恕我這廂無禮了。

## 蕉窗話閒

### 作家的功用

名作家與不名作家的差別在哪裏？名作家的作品不見得篇篇都是傑作，而不名作家的作品裏偶而也有一兩篇很好的東西。其唯一不同的地方，恐怕還要看讀者編者對這位作家的信心如何。說來說去，作家的名不名，還要看他那塊金字招牌打得响亮與否？

在反黃運動中，有些被目為黃色的書籍隨着七月十五的街頭紙箔飛上雲霄了。獨有左拉的娜拉沒有人敢動它分毫。如果這本娜拉是位不名作家寫的，那它的命運就不堪設想了。能在反黃運動中保住娜拉生命的，應是左拉的權威。名作家的不凡聲勢在這些地方可以顯顯威風了。

前兩天，蕉風的編者拿了一篇不名作家的稿子來請我幫他鑑定，這篇稿子寫得不壞，就是因為寫得不壞，才引起編者的懷疑。是不是抄襲的呢？天下的文章浩如翰海，沒有看過同樣的作品，誰也不敢斷定。為了這篇不名作家的名作品，倒頗使編者左右為難呢！當時我在想：如果這篇稿子出於名作家的手筆，當不會使編者躊躇，名作家的可貴，奧妙在此；名作家的作品受編者歡迎，其奧妙亦在此。



# 一個排字女工的日記

阿 瓊

×年×月×日

明天！這個意義不同的日子，我便成爲一個排字的女工了。不，還不能算是一個正式的工人，只是一個學師，一個從掃地學起的徒弟。排字女工、學師，排字女工、學師，我重複的唸着這兩個名字，心中思潮起伏。我的命運，我的生活，我將要走的道路，一個排字的女工，都在這名字裏了。

今天下午阿敏姐來了，也帶來了好消息。她一進門便嚷着說：「瓊妹，你的事成功了，印刷廠的經理已經答應讓我明天帶你去上工了。」我高興得抱着她的頸子跳起來，眼淚止不住奪眶而出。媽聽見敏姐的聲音，也從廚房裏趕出來，歡喜得周旋眼開，拉着敏姐的手問長問短：「印刷廠的經理是怎麼說的？」「他待人怎麼樣？」「廠裏的工人和氣嗎？」「你以後要多教教阿瓊，你就是她的姐姐，把她當做你的妹妹好了，有什麼事盡管吩咐她做，她做錯了你就教訓她，不要同她客氣，當她是自家人。」又怕我聽了賭氣，趕忙接着說：「阿瓊不笨，什麼事一學就會的。」說了半天才想起該請人家吃點什麼東西，便連連叫我快去叫一杯咖啡來給阿敏姐飲。看着媽的笑容，和語聲停下來時，滿臉遮掩不住的疲乏、蒼悴、憂鬱，我忍不住一陣心酸，恨不得趕忙跪在她的面前，抱着她的腳說，媽，女兒要做你的好孩子，一輩子跟着你，女兒要幫助你，分担起家庭的担子，幫助弟弟繼續讀書，撫養他成人，只要你快樂，女兒便是下地獄也是情願的。

留阿敏姐吃了晚飯再走；她說家裏還等着她回去，怎麼也不肯。她說，明天一早來約我。

好啦，明天！明天要開始做人了。自從三個月前停了學，事又找不到，哪天不是暗地裏以淚洗面。自己變得跟什麼似的，一心以爲失了學便是失去了一切，人生的希望像肥皂泡似的破碎了被水沖洗盡了。但是想想媽，自從爸死了之後，這三年是怎樣過的；靠着一雙手，和二伯四叔爲了可憐我們孤兒寡母三人間或送來的星微補助，把這漫長的歲月，像她深夜坐在燈下做活計般，一針一線的彌縫了過去。三年來，每天夜晚，我們坐在燈下讀書，媽便坐在一旁縫補；我們都睡了，她還不睡，愁着缸裏的米，愁着我們的學費。在那樣的夜晚，我常常裝着睡熟了，却偷偷地睜開眼

容，都歷歷如畫的一起回到了腦中。還是媽的手驚醒了我，不知什麼時候她已從廚房回到了屋中，站在我的背後了。她指着手中一疊細花點的布衣說：「阿瓊，這是替你漿好燙好的衣服，你明天一早就上工，早點睡吧！」她懷着歉意地看着我，那眼色說明了一切。

×月×日

昨晚睡得太早，但躺在床上翻來覆去好久睡不着，後來不知是怎樣迷迷糊糊地睡過去的。今天，媽一早就喚我起身，待我洗好臉，媽已把粥熬好，阿敏姐也來了。胡亂地喝了一碗粥，便跟着敏姐動身。坐在巴士上，心裏忽然亂起來，很像一頭待宰的羊，被拖去屠房一般的着慌。不過，這個比方不很恰當，但當時的心情到底是怎樣的，實在又描寫不出來了。印刷廠在一條鬧街上，是一座兩層的古舊的樓房。樓下裝着好幾座大大小小的印刷機，樓上是排字房。經理的寫字檯便在進門處，用玻璃屏風與印刷機房隔開着。我們進去的時候，那位經理正在低頭寫信，我和敏姐便站在一旁等。一會，他拾起的電話響了，他拿起電話，把腳跨在轉椅上聽，說了好一刻，才把電話掛了。若不是敏姐走前一步提醒他，他又會拿起筆繼續寫他的信了。看來真是很忙，又很神氣的樣子。他聽了敏姐的話，才把臉調轉過來，對着我。他有四十多歲年紀，頭髮擦油緊貼在頭皮上，臉型上寬下尖，瘦削且蒼白，鼻尖，顴骨很高，眼睛大而圓，且有點凸出，帶着一副鍍金邊的眼鏡，樣子很像管理地獄的看守。他把眼鏡扶了一扶，很嚴峻的向我上下打量着，把我嚇得直要哆嗦。我的臉紅起來，白起來，心不住的跳，很想背轉身趕快逃出門外。他看了我一會，臉色鬆了下來，他說：「你就是李淑瓊嗎？好，你就從今天起開始學工，先試工三個月，每月工錢四十元。」語氣倒也並不凶惡。接着他又對敏姐說：「阿敏，帶她上樓去，叫老王分配事情給她做，你也多教教她。」說完便低頭去寫信。敏姐拉拉我的衣袖，我便跟着她，準備上樓。但經理又抬起頭來，扳起臉慢吞吞地說：「記着，勤快地做事，用心地跟着頭手師傅學，你現在是試工，三個月內我不必事先通知你，隨時可以辭退你的。我希望你很快能中用，學得快，薪水自然也會增加。」說完又帶睜不睬的低下頭。這已是我料想中最好的場面了，心裏鬆出一口氣。上樓的時候，

我小聲地問敏姐：

「起先，我想像中的經理一定是滿臉橫肉、聲如巨雷的，這個經理倒並不是那個樣子。」

「哼！」敏姐說：「這個人最陰險怪氣，算盤也打得很精的。他有胃氣病，脾氣並不好，你今天是才來，還沒有見過他大聲發脾氣吵鬧，久了自然會碰上，包管你嚇壞。」

工友們早已到齊了，紛紛動手工作，我們在下面就攔了一陣，算是到得遲的。敏姐帶我和大家見面，一個個都介紹了；但我一時記不清他們的名字。經理所說的老王，便是頭手師傅，這裏的夥計除了少數幾個外都是他訓練出來的。老王人很瘦，用排骨來形容他，是最恰當不過的了。他脫去了襯衣，穿着汗背心，胸膛上現出一條條的肋骨。他的頭髮蓬亂，上面似乎蒙着一層長年未刷的灰，眼睛上紅絲很密，常用手擦眼睛，鼻子裏好像藏着一團老是擤不掉的青鼻涕，一哼一吸，再加上說話有些口吃，很是使人為他難受。他的第一次吩咐，便是叫敏姐教我分辨鉛字的種類。

敏姐很耐心地為我講解，什麼是新五號，什麼是老宋，俗語叫「明一體」，什麼是仿宋，俗語叫「宋」，什麼是方角又叫黑體。又帶我認字號的大小；順着鉛字架看過去，五號、四號、二號、一號的各樣字，架上每個小方格貼着一塊小紙，上面寫明格子裏所裝的字，草字頭的字歸在一排，火字邊的字在另一排。

我的第二件工作，是幫助磨新鑄出的字體。因為今天要趕着鑄出許多字房裏短缺的新五號字，便臨時派我磨字。這項工作很簡單，我一學就會了。管鑄字的老頭，從呼作響的鑄字爐裏鑄出一粒粒銀光閃閃的字，我把它們放在鏟刀上四面磨光，然後整齊的排在一條長木板上。

一邊磨字，我一邊注意字房裏的情形。大家都在緊張地工作。揀字的幾位姊妹，一時從這裏走到那裏，一時從那裏走到這裏，一刻也未歇息。敏姐是老王之外最熟練最能幹的工人，大家都公認她是二手。她大部分時間負責改版，一部分時間揀字。我看她揀字時，好像閉着眼睛在那黑密密的字板上隨手拿一樣，真有事！

字房裏除了老王和兩位男工友，此外全是姊妹，有七八位。她們之中雖然也可以分出胖的瘦的，但是一個個都是臉如土黃，毫無血色。身材也發育得不均勻，露出畸形的狀態。給人看了，僅有疲憊、可憐、沮喪的感覺。我雖然一向瘦弱，自問比起她們來，還要健康新鮮得多了。她們之所以這樣，大概便是常年壓在這灰濛濛的、缺少陽光與空氣的房子裏而成的吧！她們的模樣便是我將來的影子，我不禁感到一陣心寒。

今天，我所做的事不重，姊妹們都把我當小妹妹，頭手也和氣。大概是第一天，大家都把我當客待。

放工時，敏姐問我對這份工作的感想怎樣？我對它還一點也不熟，叫

我說什麼呢？我說，我很喜歡這個工作。的確，我心裏也很輕鬆。媽在門口等我，一看見我自自在在的樣兒，臉上便也有了笑容。

×月×日

我開始學散字了。把印過書報的版拆散，把其中的字分類的，一個個歸還到鉛字架上的原位裏。我做得很慢，有時找一個格子要七八分鐘，還要時時低聲問走近我身邊的姊妹。從早上八時，到下午五時，我散了一天字，還不如另一位姊妹英姐兩個鐘頭內散的多。中午歇工和放工時的兩次打掃字房也由我做。到了下班時，我簡直變成滿身油汗的灰人了。今早媽又特為我檢出一件較新的衣裳來穿，放工時，上面染了一塊塊的油漬與灰。敏姐說，到這裏上工要穿舊衣，免得糟踐了衣裳。

字房下面的印刷機整天嘩啦啦的響，吵得人頭昏腦脹，也許過些時，自然會習慣一些。實在辛苦！腿痛背酸，眼睛也有些酸疼，想早點睡覺，弟弟明天要交算術習題，一定要我教他做。

×月×日

今天，我才有心情看看印刷廠四周的環境。這是一條鬧街，行人如鯽，車如流水。在廠的左面是一間兩家合營的店，半邊門面賣唱片，半邊門面賣襯衫。唱片店的一隻喇叭很大的唱機不停地播出震耳的巨響，半分鐘換一張唱片，一時是「戀愛至上」，一時是「孟寶」，一時是「阿差差」！和街上川行的汽車摩托聲，喇叭聲，我們廠房的機聲，織成一片魔魔的交響。在廠的右邊是一間印度人開的洋貨店，顧用的都是女店員。清早，我們上工的時候，她們也來了，大家分別聚集在各家的門口，等着開鐵柵門。她們與我們成了顯明的對比。我們這邊的姊妹，多是穿着用廉價的小花布縫的中國短衫褲或西式衫裙，樣式是普通的一律的，色澤是陳舊暗澹的，頭髮雖也燙了，但只能說適應習俗的需要，決說不上花艷或美觀，何況上面灰還堆得不薄呢！至於臉上則沒有擦脂粉，口紅也無人塗，一個個臉上都現着黃中泛白的睡不醒的樣兒。在我們之中，裝釘部的姊妹衣著比較鮮亮，儀容也比較修整；排字房的姊妹則賽似煤渣堆上打過滾來似的。洋貨店那邊，她們一個個裝束得花枝招展，頭髮是外國明星式的；衣裳是色澤鮮艷強烈，剪裁得緊身合體，曲線畢呈；臉上塗得有紅有白；眉毛是經心畫過的；指甲是經心修得尖尖的，上面塗着粉紅色的蔻丹油；連皮鞋的樣式，手上提的皮包都是各出心裁，無奇不有，真是百花競艷哩！我們這邊的姊妹大半不喜歡多講話，講話也是細細的聲，彷彿常年封在地獄裏的幽魂一旦到陽光裏也不敢充分顯露自己；她們那邊則是有說有笑，各逞兜攬顧客的口才，談得高興時嘴裏便夾着整串的英文。

中午歇工的時候，我和敏姐、阿英、淑芬、玉蓮，到附近巷子裏一個小攤上吃三角錢一餐的飯。忽然看見幾個洋貨店的女店員在另外一攤上吃裸條和魚蛋麵。我便低聲地問敏姐，怎麼她們也到這裏來吃。敏姐說：

# 垃圾堆邊

· 文生 ·

近巴利街末端的一個大垃圾堆邊，站着兩個流浪兒童，他們都在細心地檢一些可吃的東西。

「唔，真糟，到現在才找到半個吃剩的山芋，狗子你有沒有找到些什麼？」一個較瘦的問。

「找到個屁！你還比我好些，找到半個山芋。」那叫狗子的歪過頭來說。

「唉！等下不知道怎樣『交貨』？你看，我昨天給大哥打到這樣！」那較瘦的一邊說，一邊把那破得不像樣的衣服拉起，只見他滿身青黑色的傷痕。

「嘖！昨天你瘦猴給大哥打，今天講不定要輪到我了！」狗子說着，忽然把一個空瓶用到了地上說：「哼！假如他打我，總有一天我要打回他的！」

「愛，你快別說，等會大哥知道了要打你個半死的。」

「走，到對面去吧！」狗子說。他們兩人便一同走向對面的垃圾堆去。

「噢，一角錢！」瘦猴子說着正要蹲下去拾，但狗子比他手快先捨去了。

「喂，你怎可以搶我的東西？」瘦猴憤怒地向狗子說。

「什麼？你的東西？」

「怎麼不是我的東西？是我先看見的！」

「明明是我拾到的，怎麼可以說是你的。」

「你還不還來？」

「不還，怎麼樣？」

「好！」瘦猴向前衝去，一拳打在狗子頭上，狗子吃了虧，怒不可歇，也向瘦猴身上撲去，於是兩人倒在地上。

「哈哈——好啊！」街上的行人圍起來喝采。

你一拳，我一拳，他們的衣服也撕破了。忽然瘦猴被壓在下面動彈不得，狗子乘機在地上拾起一塊拳頭般大的石頭「咯」一聲往瘦猴的頭上打下去。「啊呀！」瘦猴大聲一叫，哭了出來，頭上的血如泉水般湧出。

狗子脫下了破衣給瘦猴擦去頭上的血，然後又把他扶起來。

「瘦猴，我不是故意打你的，喲！錢還你，我到別的地方去找。」

瘦猴伸出瘦弱的手拿了錢呆呆地看着狗子。狗子轉身走出人叢，漸漸的消失在街尾。

「你不要以為她們穿着鮮麗，打扮入時，便是有錢；其實她們也都是貧苦人家的女兒，一個月所拿的薪水，也不過八九十元。她們除了要會各種方言，會說馬來話，也要懂英文，其中大多數是讀了英文五六號位，停了學才來做店員的。她們的生活習慣固然養成她們注重裝飾，工作的需要也使她們不得不講究打扮。光在打扮這一項上，她們就要化一大筆錢，爲了打扮，她們寧願束緊褲帶。在店裏、在街上、或者晚上出來和男仔拍拖，她們便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回到家裏還不是和我們差不多，打補釘的爛衫也穿的。不過，說起來當然還是比我們強得多了。」

「把她們臉上的脂粉洗盡了，怕也比我們白了多少吧！」阿英姐說：「我認識一位在大坡做店員的姊妹，是我讀初小時的同學，她說：我們的笑臉是裝出來的，在店裏對顧客裝慣了，平時不想笑時也就自然出來了。你才不知道我們受事頭和顧客的嘈噁時也有苦呢！」

「不過，我就不慣她們那種洋奴的神氣。」淑芬說：「你說她們對顧客裝笑臉，哼！如果像我們這樣的人進到她們的店裏，她們不僅不裝笑臉，包管連睬也不睬。有時斜你幾眼，好像說，你想買什麼？有錢嗎？如果只是隨便問問，最好不要麻煩。」

「對呀！前天晚上，我在快樂世界碰見那個捲着短髮，常穿着一件蛋黃色西式上衣的那個，同一羣男女在一起，我想，天天見面，不認識也應該算認識了，便好意向她點點頭，那知道她却裝着沒有看見我。」

「這種人想的就是吃，穿，將來嫁一個有汽車的丈夫！」

「天天在巴黎香水、尼龍絲襪中混，賣的是這些，羨慕的是這些，想的當然只有這些！」

「不能一概而論。好了不要再說了，讓她們聽去多不好意思。」不知

道大家那裏忽然湧出了這麼多議論，敏姐看見我們愈說愈熱鬧，便急忙請大家停止。

一樣的是窮苦人家，生活與想法倒是這樣不同呢！

×月×日

下午三四點鐘大家都有飲一杯咖啡的習慣。我爲了省去這個花銷，往常是不參加的，今天覺得實在個倦，便也叫了一杯。後來想想，雖然花的只不過是一角錢，實在也不該花。每天吃中餐用去三角，來回巴士三角，已經是六角錢了，一個月合起來就是十幾塊錢，自己的薪水才不過四十，扣下這筆開支所剩還有多少？做了工，衣衫穿得費，恐怕添裝衣服的钱都不够，那裏還有餘錢交給媽？還誇口要幫弟弟繳學費呢！

×月×日

做工真不容易！連着做了一個多星期，真是疲乏得要死。回來只想躺在床上，一點做事的心情也沒有。日記好幾天沒有記了。有什麼可說的呢？天天散字，散字，散字！

×月×日

今天第一次領到半個月的薪水，是二十元。拿着這兩張血紅的老虎紙，真是喜得發狂，恨不得急速奔回家去，親手交給媽。看，這是女兒掙來的錢！才兩張，真是太少了。但媽一點也沒有嫌少，笑得眼睛合不攏來，恰好，缸裏又少了米，肥皂也要添買幾條。媽接人家的衣衫來洗，到了這時候，手頭的錢用光，該收的錢還未收到，家裏連買肥皂的錢都付不出，我這點錢正可以救急。媽一高興，給了弟弟一角錢，讓他到街口買一個雪團吃。

(未完)



# 太平湖之戀

山芭仔

散文詩

太平湖，永遠那麼的安靜，永遠那麼的嫵媚。那一朶朶的白雲，安閒地依在山頂；藍的，青的山脈，在三面包圍着她。每一天，每一晚，我都到太平湖去；她永遠那麼熱心地歡迎我，像一個少女迎接她的情人。

我喜歡在她湖畔漫步，看着她安靜的臉龐；蔚藍的天在我腳下伸展，朶朶的白雲趕往何處？湖中間的小島嶼，擎着一叢叢竹林，在向太平湖求婚。那小小的山上，一棵樹聳立得那麼高傲，彷彿它是猴子芭的皇帝。有時捂着稍大的風，波浪彼此追逐着。望着那湖面，我幻想着這就是一個海，那麼的廣闊，那麼的溫馴！

我喜歡帶着書本，在任何一棵老樹下，細心地閱讀。倦了，老樹爲我述說，太平湖的歷史：幾十年前，太平湖是一個個的瓊瑯潭，經過多少工人的開發，她才成爲這個樣子。時常我踏遍各處，找尋詩神的踪跡；湖風輕掠過樹葉，小鳥在枝上啼唱，我以爲找到了她，但她却不在我耳邊私語。

在太平湖的懷抱裏，在老樹和竹蔭下，我會忘記了一切，甚至自己的存在。但，這一天，我永遠不會忘記；這一天，詩神來到我身邊。……湖面上騰起白烟，駝背的板橋顯得更駝，猴子芭沿的樹輕搖着葉片，往額頭上揩汗。對面的山脈像條龍，在酷熱中呼呼熟睡。一片枯萎的草毯兒，懶懶地滾過幾個小山。鳥兒停止了掠過天空，

連羊毛似的白雲，也停滯在蔚藍的空中。

我坐在竹蔭下的鐵椅上，陣陣的湖風，吹動着片片的竹葉，帶來微微的涼意。細小的鳥兒，婉轉地爲我啼唱。

呵！十幾年來，我的心，第一次經歷過如此猛烈的跳動。我不知道爲什麼，但當我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我的心就猛跳，猛跳出我的口，在她的周圍，不停地旋迴。

這，並不是，一個偶然的機會，當我無意間抬起頭，她已站在我面前了。我沒有想，也不能想。含羞地開在她嘴上的花，使我的心也開了花。

「噢！對不起，我可以在這椅上坐下嗎？」雙頰浮上紅暈，眼睛帶着歉意。我，不知怎樣回答，我只覺得，她底聲音，比鳥兒的歌唱，更美妙，更悅耳。……

我們倆默默地坐着，她埋頭於書本上。但我不能約制我的眼睛，它們喜愛她烏黑的長髮，常常多情地撫愛它。每當它們探着她的眸子，我的心呵，便失主地亂跳；她臉上天真純潔的表情，又平靜了我的心。

我很願意捉住，她小鳥般靈活的眼光。它一會兒停住在我臉上，身上，一會兒又飛去湖面，

又再收回到書本上。這時，她的秀髮，遮掩着她整個臉孔。良久，她向我借一本字典，我們倆開始交談起來。

我從來沒有想到，她是馬來人，而我是中國人。我只知道，我們是馬來亞人，應該相親相愛，應該互相幫助。……每一秒，每一分，我都盼望她到來。我再也不能集中精神於書本上；我會不由自主地望向那小徑。這時我的腦海裏，她的影子游來又游去；身體不瘦也不肥，穿起馬來的裝束，是多麼的可愛呵！呵！可愛的白雲，爲什麼你躲在山後，僅露出綿羊似的頭？是否在偷視我倆，還是想知道我倆的行踪？

在太平湖畔的堤上，在那排列着的木凳旁，或在那人造的瀑布前，在沿岸的淺水處，在高高聳立着的棕櫚下，你總可以聽到我倆的笑聲。你會爲美娜的笑迷醉，它像一首美妙的音樂，在空中飄盪，無憂無慮。鳥兒跟着笑聲啼唱，微風在哼着調子，樹木在吹着哨兒；太平湖的上空，旋迴着美麗的樂聲。

我會帶着美娜，去數公園裏的湖，我倆也會站在噴水池前，凝視着水被噴到空中，在空中開了花；重又跌在池裏，造成一個個的漪漣；我倆的心也盪漾着漪漣。有時我倆默默地徘徊，一羣白頭翁在面前飛散去。牠們在前頭等着我倆，我倆行近的時候，牠們又再度飛去，空中響着銀鈴般的聲音。

我倆常常呆地看夕陽把山頂映着的白雲，染成像美娜雙頰般粉紅。雨後的太平湖，我倆特別喜愛；山呵，樹木呵，都非常蒼翠，青鬱，並且吐着清新的芬香。那深藍色的天呵，在遠處淡成青藍色。

在黃昏的時候，我倆踏着腳車，在兜一個大

圈，聽鳥兒的啼轉。路邊一棵棵的老樹，做成一道蔭涼的拱門；呵！多麼爽快呀！當晚風輕吻着你。太平湖的背後，金山溝安閑地休息着。每當週末的早上，我倆就踏着微濕的草兒，窺覷着花兒以露水洗臉。

美娜會求我朗誦詩，那時，普希金幫助了她。她會靜靜地聆聽，頭側在一邊，濃髮蓋着她的頭頂，她那雙眼睛呵，多情地閃着光，嘴角永遠帶着笑。朗誦完後，她常說：「呵！多麼好聽！像一首歌，在我耳邊旋轉，我會沉入一種迷離中……：但可惜我不懂中文，你可以教我嗎？」生硬的嘴，講着我們中國話，生硬的手，寫着我們方塊字，她的發音，帶着馬來腔。

美娜也喜歡對我訴說，她說：她所住的甘榜，地方非常骯髒，溝渠裏停滯了烏黑而發臭的水；鄰居們不懂衛生，因此，亞答屋的周圍，堆砌滿垃圾，破物，蚊子和蒼蠅就無量的多。

美娜說：「我將來離開學校後，我要教我的鄰居們，愛好清潔，使我們居住的地方，變成非常的舒適。我要教每一個孩子了，都懂字識理。……：」

呵！美娜的眼睛，發亮得多麼可愛；嘴上的微笑，像一朵嬌艷的花，使人陶醉，沉迷，發光的臉蛋，流露出純真的表情。

我呵，多麼想，在她的臉頰上，輕輕地，印上一個熱吻。我對她說，我多願意幫助她。我還說：

「馬來亞的新村和甘榜，都不大清潔。我們要使環境乾淨，首先呵，美娜，我們要盡力提高村民的生活水準！」

我倆還談了許多許多，我們的志願啦，馬來亞的新生啦，各民族的合作啦……：我倆盼望着那

一天的到來：我倆站在一起，手挽着手，心扣着心，共同為馬來亞的新生歡呼，努力！那一天呵！是我們的理想。

我們倆不知道，日子過得多快；也不知道，我倆已相愛。我倆照常到太平湖去，但，這天，美娜的笑容消失了，她的嘴維持着緘默，層層的烏雲，在她的眼睛飄浮着；飄浮入我的心。

「噢！美娜！當夕陽微笑地沉落西方，當那羣鳥兒，在電杆線上，吱吱啞啞地歌唱，當蒼白的月亮，老早就從山後露出臉孔，為什麼，為什麼我的美娜，却纏着那雙眉毛，美麗的臉蛋，也失去了光彩？呵，是否有什麼心事，在搞痛我美娜的心？」

那對熱情的眼睛，緊盯着我的臉，盯得那麼緊，使我的臉在燃燒；那張小嘴微微地移動着，但是，沒有聲音，從雪白的牙縫裏逃出來。我的心呵！急驟地跳動着，似乎它已料到，有惡兆等着我。

「到了今天，我才知道，我愛上你。只要在我身邊，我覺得幸福的天使，在我倆的頭上飛翔。我的心呵，是那麼的安靜，因為它已沉醉了。……：唉！料不到，人事是那麼的飄忽，像那天邊的雲；忽兒是一隻綿羊，轉瞬又是隻獅子。唉！我年老的爸，摔破了幸福的杯；他嚴禁我見你，嚴禁我和你來往。……：我的心刺痛了，我覺得在黑夜裏，失去星星的指引，一樣的痛苦！我……：我……：」

第一次，我見到她哭：一顆顆晶瑩的淚珠，從眼眶湧出來，像一羣活潑的兒童，慢慢地滾到臉頰，然後滑落在草上。我的心被萬支針刺痛，要是我能把心取出來，我相信，它定披滿針孔。

美娜撲在我腕前，一滴一滴的淚，落在我的心田。我輕吻着她的秀髮，我差不多要掉下淚。但，我意識到，兩顆心更靠近了。

「美娜！珍藏起妳的淚珠吧，它們是不該隨便流下的。不管多大的災難在面前，我們要拿出勇氣和智慧，去擊退它們。眼淚，是不可做武器的。……：美娜，不要哭了，我不明白，永遠也不明白，為什麼妳爸，嚴禁我和妳來往？難道我倆相往來，也算是罪過嗎？美娜！妳說，妳！」

「噢……：黑暗的兒子——狹隘的民族主義，盤據着爸的頭腦。黑暗的兒子，雙手提了一把斧，要把我倆的友誼砍掉！我會費了許多唇舌，我會對我爸說：你和我馬來亞人，應該像兄妹般友好，更要共同為建設新生的馬來亞出力！然而呵，黑暗的兒子，使爸失去理智，呵！你叫美娜怎麼辦，怎麼辦呢？」

我不能回答，只能望着她。

「爸還罵我，罵我沒有自尊心，他說馬來亞是我們馬來人的。他還說：你是中國人，你不愛我們的馬來亞，你只愛這兒的金錢，他還警告我：遲早你會回去祖國，而丟下美娜不理的！我的愛，你會丟下美娜不理嗎？我的愛，你會丟下美娜不管嗎？」

她的話，像她的眼光，直刺着我的心，「美娜，請放心！一百年來，我的祖先，在這兒流下了多少血汗，而且他們的骨骸，也腐爛在這土地上，誰說我們不愛馬來亞？美娜呵，我愛這土地，因為她是我的母親。我不能離開她，永遠也不能離開她！我在這兒生，要在這兒死。美娜，我不會，絕對不會丟下妳不理。美娜，妳相信我吧！」

從淚光中，我矇矓地看見美娜點點頭。「我相信你，我絕對相信你！」微笑又再爬上她的嘴。——但……我們該怎麼辦呢？」

沈默，死般可怕，統治着太平湖。風不吹，樹不動，鳥不唱，水不語，一切都沈默着。

「美娜，我們逃！到一個遠遠的地方去，住在簡陋的亞答屋裏，盡我們倆的一生，幫助我倆的鄰居，使生活過得安靜，使日子過得和平！」

我多麼失望，當我見她低看頭，沒有表示一點意見。

「呵！不！不能！美娜不該逃，你也不該逃！逃，是弱者的行爲！逃，是卑鄙可恥的！要是我們逃，這不是表示，向黑暗的兒子屈服嗎？不！我倆不該逃。我倆應該，如你所說的，拿出勇

## 時代的哀歌

多少年來，  
不只一次了，  
那悲憤的哀歌；  
那人性的呼號，  
從遠遠的太平洋小島上吼出，  
越過了無數的峻嶺高山，  
直透入了全人類的心靈深處。  
這哀怨的聲音，  
已引起了同情的反應，  
激發了全人類的思潮；  
這微弱的聲音，  
已感動了有血性的人類，  
激起了正義的怒濤。  
呵！  
不幸的世紀，

在孕育着不幸的情感，  
野蠻的人類，  
在表演着殺人的技倆。  
時代的狂風；  
雖不知將把人類捲向何處。  
但歷史會告訴我們，  
驕傲強暴者必敗，  
贖武好鬥者必亡。  
然而，人類往往明知故犯，  
舊轍重蹈。  
這世界會是一火海，  
今天，人們尚在廢墟上殘喘，  
受盡了戰爭的遺毒，  
嘗盡了被摧毀的苦惱，  
但在這島上，

又傳來無恥的殺人陰謀。  
人們的意志和願望，  
爲什麼不能阻止謀殺的血手。  
呵！  
教堂的喪鐘响了，  
時代鳴起了哀歌，  
從四方八面而來的人呵！  
爲甚麼像啞子開不了口，  
有話却硬在喉頭。  
我殷紅的熱血、在澎湃奔騰……  
呵！暴風雨近了，  
人類啣，醒來吧！  
快別再做詩人天真的夢；  
快別再忍受啞子的苦痛，  
像太平洋波浪的奔流，

## 冰雁

氣和智慧，去面對他，去消滅他！只要不妥協，我相信，成功將屬於我們！我們不可以讓黑暗的兒子生存下去。他對馬來亞沒有益處，他只能危害馬來亞。只有各民族的合作，馬來亞才能富強，才能成爲人間天堂。因此，我倆應召集兄弟們，一齊向黑暗的兒子挑戰，將他打成肉醬！使我們的友誼，更加鞏固，持久！」

迎面吹來一陣涼風，憂慮，烏雲盡吹散。

我在夜裏，來到太平湖。天穿了千萬個小孔，引進閃爍着的白光。山頂上的燈光，被拋落湖面，在搖曳着；越搖曳身子越長。

黑沉沉的四周，蟲兒在悲鳴；夜風將蟲鳴送來，是多麼的悲涼！被驚擾的鳥兒，在電杆線上，呱呱地啼叫，聲聲擊痛我的心。你瞧呵，堤上一對對的情侶，是多麼的親熱呵！可是，我的美

娜呢？  
一切的一切，都在矇矓中。我倆常到的竹叢，連輪廓也看不見；也許它正在酣睡吧？在我站着的對岸。  
月亮撒下她的紗，整個大地都穿上銀衣。呵！美娜呢？她雖不在我身旁，她却永在我心裏。

你聽：那不是美娜的聲音嗎？「爲了我們的馬來亞，我倆要拿出勇氣和智慧，向黑暗的兒子挑戰。還要召集我們的兄弟，以團結的力量，把黑暗的兒子消除，在馬來亞的土地上永遠絕跡；使我們的友誼，更爲鞏固，持久！」聲音依舊那麼的甜美。

呵！美娜！那一段綺麗的日子，我永不會忘記。我們的責任，我更永牢记着。美娜，讓我們期待我們戰鬥的果實吧！

像喜馬拉雅山大雪的崩潰，  
咆哮出憤怒的心聲，  
激發出心中的願望，  
抖擻吧！野心家！  
自由正義的孩子已開始在前進，  
無論男女老少，  
他們將會起來粉碎你的陰謀，  
戰慄吧！暴君！  
你將會發現許許多多自由正義的歌手；  
你將會發現許許多多和平真理的信徒，  
你將會看見每個人都是拜倫，  
每個人都是普布金和羅蘭夫人。  
上帝呵！  
你是人類正義和真理的擁護者，  
你是和平和人權的保障人，  
爲甚麼——  
也跟俗人一樣，  
默然，悲哀不响，  
只有我這一顆悲憤的心在衝動激蕩。

# 古城行踪

## · 烟圈 ·

黎明。微風像母親的手臂一般溫柔的輕撫着我們的頭，西邊的天空，微露出淡淡的陽光。我們這活潑的一羣，乘汽船渡過疏河，開始我們盼望已久的旅行。

青色的天，綠色的原野。柏油公路像一條漫長的黑蛇，曲折地，蜿蜒地穿過叢林中間。

「巴士」車，吼喘着向前狂奔。我們盡情地歌唱，將心中一切惆悵、苦惱、愁悶的事情扔掉，歌聲使我們得到溫暖，使我們得到慰藉……

椰子樹伸長了它長長的脖子，注視着我們這陌生的人羣，芭蕉樹像熱情的少女，向我們舉起手臂，揮着綠色的頭巾。野花含羞地展開了它那片片鮮豔的瓣子，紅的，黃的，藍的，白的，爭妍鬥豔地蹬高了脚，使人們和蜂蝶能看出它的好處。

天色中，近的良好萬頃，一畦一畦平鋪着。帶着草帽的農家人，架着犁，保持着樹枝不時鞭在沾滿泥的牛背上，老牛才慢吞吞地從泥水中拔起脚，向前跨進一步。

車停在約翰山麓下，我們蜂湧地擠下車，爭先恐後的爬山，斜坦的山坡，山頭一座古堡，鞏固莊嚴地峙着，似乎還未失去當年的威武。壯健的一口氣奔上山頭去，瘦弱的落在後邊，我和老張最先站在厚厚的殘垣塌牆上面，喘着氣，眺望着整個馬六甲城市。

晌午用過飯。我們即刻到丹絨海濱去，看！一片遼闊的大海，藍青的海水，和青的天空聯成一系。呵！海是雄偉的，但也是溫柔的。它是這樣洋溢着生命，誰又能擋得住這般奔奔不可抗的力量呢？洶湧的波濤，像一羣兇猛無比的野獸，迅速地向沙灘，驟然激起沙沙響，滲出白色的泡沫，又退了回去，後邊更大的浪濤繼續地沖激着淡黃色的沙灘。海是寬闊的，人們狹窄的胸膛也寬闊了。平時愛靜的我，此時不再靜了。愛好游泳的健兒們，已脫下衣服，只穿着一件游泳衣，飛快的衝進藍色的波濤里了；我愛海水，雖然並不懂得游泳，但壓不住那份慾望，也在淺灘中，和同學們滾着海水嬉戲。一時心中洗濯得那麼純潔，沒有一絲憂慮。

三時許，我們拖着疲乏的身子，回到市區裏。

古城的街道是狹窄的，只能通過一輛羅厘車，房屋是那樣的古老，沒有一點蓬勃的生氣。

古城有三多，這就是稻田多，古跡多，寺廟多。

葡萄牙人是最熱心傳教的，當他們一踏進馬六甲城，就迅速的建起許多的教堂。

馬來人在馬六甲也建築了二十間回教堂，他們顯然是從皈依回教的三寶太監繼承了不少中國文化的傳統。只有馬六甲的回教堂，是有着中國式建築的風格，模樣有點像我國的寺廟。中國人在馬六甲最古的廟就是青雲亭。這廟是十七世紀華僑甲必丹、鄭芳揚創建的。這廟建築得很雄偉，廟前庭中的紅色的旗杆直刺到天空。

三寶太監遺留下來的古跡，有三寶山，及三寶山下的寶山亭和三寶井。我們走到三寶山山下，已是筋疲力盡，沒有氣力再爬上山去了，只得在山下徘徊。三寶山並不高，山上滿是大大小小的明清朝的古墓。寶山亭非常的清靜，亭門口有一株古老的大樹，樹枝縱橫錯綜。樹葉蒼鬱繁茂。亭裏是看破紅塵的尼姑們所住。廟中供着三寶太監的塑像。亭裏的那口三寶井，相傳是鄭和親手發掘的，水清見底，我們攪點井水喝，誠然清甜可口。

紫紅色的薄暮，籠罩着馬六甲的海濱，深藍色的波浪，激盪着白色的堤岸，青色的樹梢，染着落日的餘暉，聖保羅山像一個蒼老的老人，默默地坐在綠草如茵的草坪上。

這時是自由行動的時間，有的同學逛遊藝場，有的同學去看一場電影，我和老張等幾個漫步在馬六甲的海濱。

我們躺在軟綿綿的草坪上面，看着那快被黑暗所吞沒的、黃昏的景色。

古老的大樹，在晚風之中，飄着葱散的鬚根，抖動的葉子落下一聲嘆息。

聖保羅山上的殘垣坍塌，寂寞地悽惋地悵對着斷碑廢墓；排列在山下的一尊尊的古銅炮，依舊忠實地保護着當年的堡壘，但是，堡壘已經倒塌了，牆角生滿了青苔和小草。

我看不見蘇丹芒舒沙那威武的王旗。

我看不見三寶太監的寶艦停泊在這港灣裏。

我看不見葡萄牙人和荷蘭人的士兵，踏着勝利的征服者的濶步。

四百年的歷史，像一場輕飄飄的夢；英勇的漢都亞的威武事蹟，馬六甲王替中國公主建立的輝煌的宮殿，已薰歇燼滅，光沈响絕……一切都像烟圈一般輕易的消散了。

烏鴉在空中呱呱地叫着，劃破了寂靜的四圍。

天上閃爍着星星，古城裏也閃爍着星星的燈光。潔白的月光，映入海中，閃爍起片片的銀光，配得多麼恬適調和。

馬六甲海濱是青年男女遊玩的勝地。入夜，堤岸上，石椅上，草坪上，都坐滿了遊客，古銅炮上，也都成為遊客們坐息的地方。我們依依不捨的在這裏徘徊。

它真是個充滿詩的情調的古城。



(五)

從此以後，白茉莉果真避免與張來福接近，金鶯則儘可能討好他的歡心。張來福他們那一伙人對金鶯茉莉的尷尬情形當然看得很明白，因而造成他的頑強心理；白茉莉越逃避他越迫得緊，金鶯越向他獻殷勤他越厭惡。因為他一向抱定「老子有的是錢，要玩那個誰兒得隨老子高興」的態度；再加上趨炎附勢的單眼七之流常常在打邊鼓助威，絕不讓茉莉逃得開他的手掌心。而不幸的金鶯也就很自然地成爲他所鄙視與遺棄的「賤貨」了。

有一晚。

張來福他們的公館舉行宴會，三個風塵女子照例應邀作陪，紅蝴蝶仍然奉行他的「愛情零沽」政策，以其風騷放浪的迷人態度週轉於頭家們

之間，給每個人一點甜頭，找機會在每一個人身上得點小利。雖然很多人罵她是個爛污貨，每個人却希望從她身上得一點滿足。她在席間談笑風生，頭家們個個覺得輕鬆愉快。

白茉莉在張來福的奉迎與單眼七幫腔吹捧的情形之下，儼然是這一次宴會的中心人物，只有可憐的老牌歌后金鶯受冷落在一邊，心裏痛如刀割，表面上却又不強作歡顏與頭家們打情罵俏。

酒醉飯飽之餘，頭家們照例要她們唱歌助興，過去一向是請金鶯唱她拿手的「昭君怨」，今晚張來福竟提議要白茉莉唱「昭君怨」，這分明是給金鶯難堪。茉莉一再推辭，而且不斷以無可奈何的眼光望望金鶯，以及要求來福他們讓她唱別的曲子；可是他們絕對不肯通融。金鶯深知茉莉是爲了她的緣故不肯掠美，她只好忍辱作自我犧牲，說聲：「小妹子你就唱吧，沒關係。」不料在茉莉勉強唱完「昭君怨」之後，單眼七竟然提議叫金鶯也唱「昭君怨」，這對她簡直是無可忍受的更大侮辱，於是她斷然拒絕。

張來福諷刺她在吃白茉莉的乾醋。她讓眼淚向肚裏吞。

頭家們一再鼓掌催促，她仍然說不唱！局勢很僵，紅蝴蝶看清楚情勢很不對勁，便勸金鶯委屈一點，勉強唱一唱。她說受不了，無論如何不唱！

僵局打不開，頭家們不斷在叫囂。張來福認爲這是不給他面子，有意場他的台，堅持非要她唱不可。

於是單眼七氣勢洶洶地走到她面前，厲聲問道：

「你究竟唱不唱？」

「不唱！」金鶯堅決拒絕。

「媽的，你搵甚麼臭架子。」單眼七竟然狠狠地掴她一巴掌。

這一巴掌打在她左頰上，她感到一陣熱辣辣，心裏萬分痛楚。

「不唱就滾蛋！」不知道是那一位大頭家落井投石，居然對她下逐客令。

「滾！」單眼七也跟着嚷。

她只好檢起小皮夾，低下頭離開公館。

公館裏恢復剛才那種荒淫的氣氛，在喝酒撞杯的叫鬧聲中，白茉莉紅蝴蝶她倆只得繼續強作歡顏，陪這一羣有錢有勢的頭家們玩個痛快。

這一晚，白茉莉醉臥在張來福的懷抱中，她走的是藍金鶯的舊路，而且取代金鶯的地位。

紅蝴蝶記掛着金鶯，至深夜二時許她遂獨自個兒趕回公寓裏。她深怕金鶯激於一時的差憤會自尋短見。不料金鶯却睡得很甜，她這才放心來。

正當她卸裝的時候，在小的化裝台上突然發見金鶯寫給她一對兒女的信，她心裏一楞以爲這是金鶯服安眠藥之後留寄給子女們的遺書，她急忙打開一看，想不到內容却是這麼寫道：

親愛的孩子：離開你們快一月啦，媽天天在想念你們。媽剛從歌台散場後回來，夜已深，但是還得給你們寫信，和你們談話才能安心。

媽離開你們很遠，你們要懂得照顧自己的身體，蘭兒的衣服不夠，就在籐箱裏把媽的舊衣服取兩件請隔鄰的王伯母替你改一改，將就穿幾個月，等媽返港再替你做新的吧！

華兒咳嗽好了一些嗎？你近視越來越深啦，不要老是在煤油燈下看書看到更深夜靜，會把眼睛看瞎的呀！別讓媽媽常常爲你操心，等媽返港再替你配一付新眼鏡。

爸爸還好嗎？媽不在家，你們要常勸他不要喝酒，不要老想做大官時候的事，時代變啦！有甚麼辦法呢？

南洋的僑胞很好，他們都熱烈歡迎媽媽所唱的歌，尤其是「昭君怨」。

媽媽剛來不久，沒有很多錢，現在先寄一百元給你們，先還欠下的房租，其餘做家用。

媽是個苦命女子，飄海渡洋來南洋賣唱，有說不出的痛苦啊！媽是爲你們而活下去的，你們

要體會媽的苦心，用功讀書，照顧身體，將來長大成人，媽的心願也就滿足啦！……

這雖然是平淡的家書，却蘊藏着深沉的哀傷！紅蝴蝶知道金鶯和她一樣是個家庭負擔很重的苦命人，想不到她却是個這麼慈祥偉大的賢妻良母，具有中國婦女忍辱負重自我犧牲的美德。她剛遭受滿身銅臭的頭家們當場凌辱，却可能立刻擦乾眼淚咬緊牙關熬下去！這是爲了甚麼啊！

紅蝴蝶看完了這一封信，心裏一陣陣辛酸，不禁爲金鶯也爲她自己的不幸遭遇而哭泣。她賦性放浪不羈，一切滿不在乎，但却沒有金鶯那一種忍辱負重的精神！她的命苦，金鶯比她更苦。她不能制抑自己，常會藉烟酒的刺激來發洩內心的憤恨，金鶯却永遠是讓眼淚向內流。她雖然也急需多撈一點錢，但對比她沒辦法的金鶯却不能袖手旁觀。

她一夜失眠，胡思亂想，第二天清早趁金鶯還在熟睡中，偷偷地把信中「一百元」改成「五百元」，匆匆趕到銀行裏自己掏腰包替金鶯寄到香港去。等她辦妥之後再回公寓睡覺，金鶯才懶洋洋地爬起來。

金鶯到處找不到昨晚寫妥待寄的家書，就把紅蝴蝶吵醒。她揉一揉朦朧睡眼，却若無其事地說道：

「早上我順便替你寄出去了。」遂即打開手提袋把一張掛號信收據遞給她。

「我是寄錢的呀！」  
「我替你買了一百元的銀行滙票！」紅蝴蝶滿不在乎地說。

「你偷看我的家書。」  
「又不是情書！」紅蝴蝶還是滿不在乎的樣子。

金鶯對紅蝴蝶如此作爲雖然有點啼笑皆非，但却非常感激她的熱情慷慨有義氣。

「下午我向林老板借到包銀再還你。」金鶯說。

「不，這算是我送給你的蘭兒華兒買點書籍

文具的薄禮，絕不要你還！」紅蝴蝶不願傷害金鶯的自尊心，態度依然是那麼滿不在乎。

「這……這怎麼行呢！」金鶯心裏很激動。

「鶯姐，我們都是苦命人，應該互相幫助，昨晚我偷看你的家書，知道你的家庭情形，而且知道你是我們風塵女子中最偉大的女性。」紅蝴蝶懇切地對她說，態度和平時完全兩樣。

金鶯禁不住撲在床上哭泣。

「昨晚那些王八蛋那樣富貴侮辱你……」金鶯立刻止住自己的潑泣聲，斬釘截鐵緊接着說道：

「昨晚的事你別再提起。」

「你能忘記嗎？鶯姐！」

「我一輩子也忘不了！不過我還得爲家庭孩子們活下去，唱下去，熬下去，或者還得忍受更大的侮辱也說不定！」

「你不是說要回香港？」

「那是哄孩子們的話，香港人多機會少。我昨晚想了許久，雖然斷了一些公館路綫，歌舞班總還可以混下去。」

「要是我就忍不了這一口氣！」

「誰叫咱們命苦啊！」

### (六)

金鶯她仍然繼續在仙樂歌舞班演唱，不過各大公館的交際應酬却少得很。白茉莉紅得炙手可熱，可是却常常外宿不回來，漸漸和她們疏遠。紅蝴蝶則更加放浪不羈。因爲金鶯吃的苦頭給她最大的啓示，她絕不肯找個「固定的戶頭」。人家捕巨鯨，她只釣小魚。她自稱是個愛情零售商，她對任何一位爲她花錢的男人都沒有真情實愛，但是却能非常成功地把「愛情」分給大小不一的「菜頭」們，外快賺得不少，名譽却一天天地敗壞下來。

匆匆過了一個多月，她們在星演唱的期限已滿，即將開碼頭到聯合帮各地巡迴，第一個目的地是C埠。

紅蝴蝶對新加坡的「行情」已經很熟悉，門路也打得很寬，爲了在留星的最後幾日內多撈幾手，甚且有人傳說她連私窩子也會偷偷摸摸去「應酬應酬」，且已成爲公開的秘密。

這本來是不能苛責的一件醜事，因爲這是不合理的社會使可憐的女人淪落，爲生活而不得不出賣肉體，她只是一個可憐蟲。但紅蝴蝶的放浪行爲却使林大龍大爲不滿，他讓人家罵聲「烏龜」並不在乎，最痛心的是紅蝴蝶全不把他放在眼裏，「愛情零沽」的豐富收入未嘗分文孝敬他，因此他不能繼續容忍下去。

赴C埠前，他特地找紅蝴蝶單獨談話。事實上他已經替紅蝴蝶辦妥退保手續，而且買了一張赴港的三等艙船票，決心先把她送回香港去。

他先是非常客氣地問紅蝴蝶道：

「你很喜欢新加坡嗎？」

紅蝴蝶滿不在乎地回答他「是的」。

「你在新加坡交了不少朋友吧？」林大龍再問。

紅蝴蝶點點頭，心想這關你屁事。

「你賺的外快不少了吧？」林大龍這一句話像一支利器直刺她的心胸，她不禁楞住了答不上來。

然而她心裏有數，自己一向的行動舉止瞞不了他，事實上也不用瞞住他，於是她坦白承認了。

「你的浪漫行爲，已經使我們仙樂的名譽受了損失！」林大龍更嚴厲地指斥她。

紅蝴蝶却以鎮定的態度回答他道：

「林老板，我爲你仙樂賣唱並沒有賣身。大家都是跑碼頭混飯吃的落難人，能包涵就請你大老板包涵包涵。」

「我只當仙樂班主，不是做烏龜！」

「我並沒有要你做烏龜！」

「像你這麼勾張三，搭李四，簡直是婊子

……

「我當婊子也是我的自由，你管不着！」

「好大的口氣，你吃的是誰家的飯？」  
「我憑我的聲色替你賺錢！」  
「那你就得聽我的約束。」林大龍聲色俱厲。  
「交朋友是我的自由！」紅蝴蝶也絕不肯示弱。

「我偏不許你自由交朋友，賣×賺外快！」  
林大龍拍台子叫嚷着。

「笑話！」紅蝴蝶還是很倔強。

「你不聽話就給我滾回香港去！」  
紅蝴蝶知道這是必然的結果，於是她滿不在乎地答聲「滾就滾，仙樂歌舞班三百塊錢包銀有甚麼稀奇！」立刻仰着頭扭着屁股逕自回到臥房裏去。

### (七)

第三天。

紅蝴蝶帶着簡單行李悽然離開紅燈碼頭，白茉莉早已先到C埠找她「不老的爸爸」丘鐵密去了，送行的只有沒落的老牌歌后藍金鶯。

她們倆在甲板上叙別。紅蝴蝶先說道：

「鶯姐，我雖然是個名譽不大好的壞女人，所賺幾個錢却是犧牲自己的一切換來的，爲了養活家小迫使我不得不顧一切多撈一點，鶯姐你不会罵我太放蕩吧？」

「這是我們命苦，有甚麼話說！我還常恨自己沒有你的門路和手段呢！」

「我却希望你清白一點，我們真的路子不同，一般聽衆還對你很好感。」

金鶯祇是深深地嘆一口氣。

臨別的時候，紅蝴蝶才告訴她說：

「前一次我替你寄的是五百塊錢，到香港後我會去照顧你的孩子們，你暫時不用操心啦！」  
金鶯感動得泣不成聲，現在她才完全了解最放蕩最浪漫甚至是最不顧羞恥的紅蝴蝶，却是最有義氣有同情心而且是最爽直的「壞女人」，她敢作敢爲，名譽在她根本就不放在眼裏，但她有一顆善良的心，不惜犧牲自己來照顧比她沒有辦法撈世界的人，絕不像白茉莉那裏自私自利與淺薄，

只願自己往上爬，甚且是以她爲奠基石，踏在她的身上一直爬上去。

她越想越難過，到第三遍汽笛催得緊，她才黯然離船，站在小艇上淚眼模糊地望着客輪截着紅蝴蝶離開新加坡海。

仙樂歌舞班仍然在星馬各地輪巡演唱，金鶯雖然仍以老牌歌后爲號召，可是人老珠黃，不再

·黃昌虎·

## 草 下 散 燈

### 蚊 子

昨晚，因下了幾陣雨，斗室里的蚊子也越來越猖獗了。他們在我的周圍毫無顧忌的飛，然後停在我的身體上，伸出吸血管，釘我的皮肉。我感到陣陣的微疼，便伸出手掌，往有微疼的地方拍去。呀！我發現手掌上染紅了自己寶貴底血，我不覺驚叫了起來。看到了手掌上鮮紅的血跡，使我想起了，目前的社會上，到處充滿了吸着人血，嚙着人肉的「人」。可是，他們那裏會想到，吸人血的，總有一天會得到像蚊子一樣的下場呢？

### 花

窗外，雨，越來越兇猛了，風，呼嘯地吹着，刷啦啦的雨水，片刻不息地向那門前的玫瑰花打着。雖然，玫瑰花是弱小的，那幼嫩的葉，美麗的花瓣，受盡了無情的風雨摧殘，可是，她爲了要生存，爲了要追求幸福的明天，她仍然挺起胸膛，英勇地，堅決地和那狂風暴雨戰鬥到底。

雨停了，風還不斷地吹着，窗外那朵堅強的玫瑰花，已在驕陽的照耀下顯得比以前更英勇，更堅強，更漂亮而動人了。

看了這件小小的事情，使我想起了目前社會上有許多年青人，受了一點點的折磨，便悲哀，搖頭嘆息；更有許多意志比較懦弱的青年人，受不了「惡勢力」的壓迫，或忍着生活上的痛苦，而整天陷入了「幻想」，「逃避現實」的世界中去；有些更走上滅亡，自殺的路途上去。

但這株弱小的玫瑰花，她爲了要追求幸福的明天，竟聚集了一切的力量去和猛烈的風雨搏鬥，最後她得到了勝利。

呀！年青的兄弟姐妹們呀！讓我們向這株弱小的玫瑰花學習吧！

### 路 燈

夜，漆黑的一片，唯有那路旁的路燈，不斷地放出光芒，使人們在黑暗中不至跌倒或走入不拔的深淵裏。爲了人們，他們甘願犧牲自己的一切利益，而放出光芒來。

看到了挺立在路旁的路燈，使我想起了目前社會上的人類靈魂底工程師，爲了保護五千年底中華文化，他們吃盡了千辛萬苦，爲了教育下一代，爲了要使自己底文化能發揚光大，他們不怕一切的苦疼，像路燈一樣，不斷地放出炯炯的光來。

受人歡迎，她的聲譽一落千丈，號召力喪失無遺，至合約期滿也就讓林大龍解聘送回香港去。  
留下來的只有正當走紅的白茉莉，繼承金鶯的地位，也繼承紅蝴蝶的作風，以她的聲色藝和肉體繼續在星馬「撈世界」。  
林大龍却又再往香港物色更妖艷的紅歌星南來淘金。

雄鷄是一個先知

早已已拉長了喉嚨

把沉睡在黑夜裏的村莊喚醒

牆角下，草叢裏

夜虫還在唱得高興

割膠人已經起身

紅紅的火光在廚房裏點燃

飯鍋裏滾着生虫的碎米

臭鹹魚和雜菜的味兒

陣陣地飛散在茅屋裏……。

狗躺在柴門外邊

給冷風嚇唬得縮作一團

靜靜地，似已把重任忘盡

黎明的車子向這裏滾來

村莊却仍濃霧沉迷

稍遠點兒的情景

連輪廓也不在肉眼裏呈現……。

割膠人趁早把精神振奮

帶了膠刀，膠桶……

騎了腳踏車

——也有行路的

遠離去他們熟悉的家

馳奔在不平的黃泥路上

彼此碰頭，道聲你早

以後，各奔前程

不多叫諫

——除了講講工作的行情

然而，他們都充溢着熱情

不很亮的車燈

把他們引到膠園裏

膠園裏籠罩着陰森

膠樹的幹縱橫密立

鳥雀還在最陰暗的葉叢下貪睡

他們的手已把活幹起——

樹是滿山遍野

他們不去計較

一棵棵的從頭割到尾

一刀刀的換來少許的膠汁

蚊子繞在身邊嗡嗡叫

從污黑的衣服遮蔽不到的地方

吸去了僅有的血

加深着他們心身的苦痛

用言語、用詩、用畫

也都描繪不着痕跡

膠樹像缺乏營養的孩子

枯黃的，支撐着病弱的身軀

瘦瘠的土地

再加上雜木叢草

根向哪兒長得穩？

於是——一年比一年把腰彎下

暴風雨和蛀虫摧殘着牠們的生命

啊，割膠人何嘗不是一樣呀

魔掌一天比一天向他們伸近

風吹落了葉子上的露珠

像人們的血

淋濕了這苦難的土地

太陽已爬過了山頭

光芒照着大地無限的溫暖

但沒見到光影在膠葉上跳躍

遠處近處猴子叫得淒涼

來着隱隱的虎叫

——他們生活在驚惶的邊緣……

他們永遠不會遺忘

槍砲、飛機、炸彈的記憶

那不留情的傢伙

幾次會打從他們的腦邊穿過

碰碰的响抖破了顆顆的心

多少回了，

那無辜的勞苦的朋友

倒在憤怒的土地上

血染紅了遍個原野……

妻子哭得不再流淚

稚心蒙着淒苦、憤怒的影……

所有的勞苦大眾

由同情變成了怒憤……

雖然這是過去的記憶

可是，今天會不會輪到我？

當然誰也不希望輪到自己

也不希望輪到誰

彼此都是苦難的兒女

心與心應該結得更緊

那是陰鬱的土地

每一個時辰都在增加着陰鬱

割膠人却抱着崇高的希望

口裏唱起自己的歌

樹膠割了一棵又一棵……

膠汁從膠樹流出

血從他們的血管流出

——這又有誰記起麼？

茅屋裏是幾張飢餓的臉

他們唱着自己的歌

馳奔在崎嶇不平的山野

換來了活命的膠汁……

鳥兒站在枯枝上頂

高唱快樂日子的到來

膠樹快樂得把身子一挺

堅決地表示定要把花朵開遍山頂

苦難的友伴啊，

心兒結得更緊更緊……



沙末的商  
品

印尼孫達尼作

呂卓譯

孫達尼 (Jury T. Soeani)，印尼名作家，著有好些印尼歷史小說，歷史劇本，史詩等，本文選譯自他的短篇集「不幸的人們」——譯者

當沙末——一位在內地甘榜出生和長大的青年——第一次來到椰卡達時，他的伯母對他說：

「你可以和我住在一起，但是你應該知道，住在椰城裏的人，不管他是老人還是小孩子，一定要會賺錢。」

沙末以喜悅得閃閃發光的眼睛接受她的話。充滿信心的微笑使他那圓圓的臉增添了光彩。

「當然啦，」他說，「做一個人當然要會賺錢。不過在賺錢的當兒，我們也必須同時為我們的宗教立功，以便在今世和未來的永生世界裏都活得偉大。」他從他帶來的包裹裏取出幾本薄薄的小冊子。「我帶來這些書本並不是沒有目的的。這些書是從我的老師——他是我們甘榜裏有威信的人——那邊得來的。伯母你知道書裏面的內容是什麼嗎？」

他那只不識丁的伯母眨眨眼睛。

「這是祈禱的課本，是目前，革命後的時代中，生活在城市中的青年們所必須而且應該學習的課程。我說必須和應該，是因為目前城市裏的青年們，不是已經完全忘記了生活是爲了死，而後死，還要上天堂或落地獄嗎？」

他伯母顯出了要除不除的態度。她只低聲問道：「還有什麼呢？你要把這些書怎樣？」

「我要售賣這些書。我一方面找錢，一方面也使人們找到一條通往神聖的永生世界的道路。這不是等於爲宗教立了功嗎？」

他的伯母再次顯出要除不除的態度。她以嘲笑的語調問道：「你要到哪裏賣這些書？」

「只要伯母指示我一個行人衆多的地方，我就到那邊去賣。」

伯母皺皺眉頭。她不信這種書可以在椰城暢銷。不過最後她口中終於吐出口來：

「在巴士車站那邊，從早上到傍晚都有很多人！」

就這樣，從次日早上開始，沙末挾着書本，到巴士車站去售賣。七點鐘他就到了那邊。他向從巴士走下的人，向坐在巴士裏的人，向踱來踱去等候巴士的人，叫賣他的書。他在人家面前宣傳聖書的好處，他拖着路人，在他們的鼻子前翻開他所帶來的書本。將近黃昏時候他才回去。

當他回到伯母面前時，他顯得很疲乏。他一邊交上一盾錢一邊說：「伯母，只賣出兩本，而且還是賣給老人的，看來必須把椰城的青年們先帶到我老師面前，然後他們才知道這些書的價值。無神論，是的，他們真是無神論者！他們不但沒有心要買，甚至連我向他们推銷的話都拿來嘲弄，好像把我當作瘋子一樣。」

他伯母帶着嘲笑的口氣說他愚笨，不懂得時代的需要。他瞪着眼睛回答：「伯母你說現在不是賣這種書的時候嗎？不，伯母，這樣的話是不對的。我要繼續努力把這些書賣完，我要實現老師對我的期望。」

第二天，他又挾着書本到巴士車站去。在穿短裙的少女們面前，在穿短褲的男人面前，在每一個他所碰見的人們面前，他都翻開他要售賣的書給他們看。和昨天一樣，到了傍晚時份，他才

在伯母的眼前出現。

「咳，這裏的人似乎都是魔鬼！」當他交出一盾錢時，他粗聲地說道。不過當他看見伯母以不滿的態度接錢時，他就換過語氣補充道：「伯母，耐性一點，從明天起，我一定多拿些錢回來。」

但是當他第二天回來時，他連一句話都不敢說。他伯母問他賣了幾本書，他答得非常含糊。當她嚙里嚙噉地擺出飯來時，他只是默視着。

他呆了很久。最後他站起來拿了所有的書。他以穩定的脚步走下門梯。

半個鐘頭後他回來了。他剛才帶出去的書已經換了另一包東西。

「包裹是什麼？」伯母問道。

「總統的像，」他答。「那些祈禱的課本已經被我在舊書攤裏賣掉了。那些錢用來買了這些像。」

「那末現在你要賣總統的像了？」伯母再問他，這次却帶着笑容了。

「是的。」

伯母更加喜歡得眉笑眼開了。她非常知道總統的像會和炒花生那樣有銷路。

「對了，對了，」她開心地說，「從現在起，你已經知道時代的趨勢了。」

他伯母並沒有說空話，售賣總統的像就等於瞭解時代的趨勢，這一點，到了第二天就得到證明了。沙末帶回家去的不是——一盾錢，而是三盾。這些錢不但使接受的人展開笑容，而且使沙末的語聲都响亮起來了：「伯母呀！假如我向每一個我所碰到的人多說幾句，包你不止三盾錢。不過何必這樣麻煩呢？」

「當然不必這樣麻煩，」伯母答道。「人家

我的表姊是一位模樣秀麗個性柔弱底南國姑娘。

早在表姊十八九歲時，姑母就開始託人物色金龜婿了，十年來，應徵的也不下五十位，無奈選來未嫁，却未選中一位如意郎君。表姊之所以遲遲未嫁，青春虛度，不能不怪姑母選婿的條件太苛刻了。

姑母是個道地的老勢利老古板，媒人來說媒時，她先要問男家是富裕或貧窮。如果是貧窮的，那第一個條件就不合，也就沒有再問的必要了。如果第一關通過後，男方的面貌怎樣，學歷如何，身材，行為，也一一不能疏忽。再進一步就是要看你生辰八字，如八字與表姊的合，沒有什麼忌克，婚事可以說有八分成功的希望了。這些條件都順利通過後，聘金的問題來了，少的八百，多的一千，外加燒豬一隻。如果沒有這一筆起碼的款項，還是不問為妙。

這一天，三婆又來了，一進了門便笑嘻嘻地從衣袋裏拿出一張男人的半身像來說：「唉呀！亞尤嫂，這下子我可要向你恭喜了，我替你千金找到了如意郎君了！唉！爲了替你千金找個門當戶對的人，可把我的雙腿都快跑斷了。這人是S埠××金號的大老板，年紀才四十，還沒結婚呢。家裏只有一位老母，再也沒有其他的人了。如果你的亞花嫁過去，那真是再好也沒有了，一輩子可以舒舒服服地享福，你的後半世也有靠了！人家呀，多少人追求他，巴結他，向他獻媚，可是他卻絲毫無動於中，正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正人君子呢！」

姑母接過了相片，仔細端詳了許久，覺得外表還不錯，聽說是開金店的，家境當然相當富裕，心裏很滿意，只是嫌他年紀大了一點，而且S埠離本地太遠，來往有些不方便。可是給三婆一激，說表姊的年紀也不小了，難道當真的要把她

# 表姊的歸宿

亮 杜

養到老嗎？至於路途太遠，有了新型的大風車，還成問題嗎？姑母也便首肯了。於是她說：「好吧！改天煩你把他八字送來，我得去問問觀音菩薩，如果兩人的命合那就好了。」

無論芝麻大的小事，姑媽都要求神拜佛，卜掛抽籤，何況表姊的終身大事。

第二天，姑母從廟裏回來，「亞花，觀音菩薩賜的是上籤，主大吉大利。唉！這下子我可安心了，你總算有個歸宿了。我替你找到了這麼樣的一位好丈夫，我的心事也可以說是完了。」

表姊覺得自己的年紀不少了，不能再猶豫等待，對於這一門親事便毫無考慮的答應下來。表姊的終身大事就這麼決定了。

一個星期後他們訂婚了。訂婚後第二天，三婆又來了，她說男家的母親已決定在他兒子成婚後立即回鄉養老，船票已經定了，船是在半個月後啟程的，所以男家決定在這十天內舉行婚禮。起初姑母當然是不贊成，說時間太逼了，根本無時間辦嫁妝。三婆說男家也會顧慮到這一點，請你們不必辦嫁妝了，到了S埠後，男家會給表姊辦得很滿意的。既然女兒已許配了人，遲早也是要出門的，姑母也就不再反對了。只苦了表姊，她知道這樣也許是危險的一點主意。

送日就在訂婚後一星期，男家送來聘金一千元，燒豬一隻，三粒星萬蘭也一打，不久婚禮就草草舉行了。

一個月後，表姊回來省親了，一見了她倒把我嚇了一跳，她已變了，變得那末瘦，精神又很萎靡，極疲倦的樣子。總之，表姊已不是從前的表姊，而是另一個人了。她一見姑母就抱着哭道：「媽！我的命好苦呀！他是娶我去做他的妾，兩位太太的佣人，三個孩子的奶媽的呀！」

都知道在當前的獨立時代，你所賣的東西是家家戶戶必須有的。你做買賣一定要這樣。不是我們決定顧客的需要，而是顧客的需要決定我們！」

從那時起，沙末每次從巴士車站回來，他伯母都以喜悅的容顏迎接他。

咳，假如所有的人所需求於賣主的是固定的，假如他們的需要都是不變的，那末我們不必叫賣自己的商品，回家時就可以帶着勝利的心情；那末生活在椰城將是多舒服呀！

但是任何一種現象能夠固定到幾時呢？沙末每次回家最少帶着三盾錢這種現象，只爲時一個多月。到了第二個月他回家時又開始不敢見伯母了。他又慢慢覺得伯母給他的飯不好下嚥。在這種情形下，不曉得是由於政府抽稅抽得太厲害抑是由於甚麼，米糧和日用品的價格一直在高漲。伯母起初還勉強抑制着她的不滿口氣，漸漸地帶着不耐煩的態度說話了：「現在怎樣了？物價上昇得好像被提高了一樣，而你的貨品却賣不出！」

沙末並不答話，只皺皺眉頭。聽見他伯母再叨嘮時，他趕快走下門梯。將近黃昏他才回來。

「你去哪兒來？」伯母問道。

「拿去買米吧！」他以痛苦的聲調答道，同時交出五盾錢。

伯母的眼珠睜得想要跳出來似的。她口吃地問道：「你……你從那裏得來這末多錢？你……你偷來的？」

「不！我做買賣得來的。」

「什麼買賣？」

「適合時代需要而暢銷的。」

「什麼？」

「顧客的需要所決定而且不必辛苦叫賣的。」

「是呀，是什麼呢？」

「就是這些。」沙末拿出一些裸體女人像給她看。看了那些像，伯母差點叫出聲來。但是她馬上用左手把嘴掩住，右手則抖抖顫顫地將她

意想不到會有那末多的錢接下的。



### 第廿三章 內憂與外患

蘇丹馬摩沙在全城富商和若干酋長要求之下，他終於檢閱了陸上部隊和海上船隻，並且又在若干重要地高建立起堡壘。

同時，葡方大將阿布奎克也傳遞一消息與阿魯裕說，已決定進攻馬六甲，對於被俘葡人的安全已無法兼顧，因為延遲進攻是不智的。他探悉蘇丹已命令在各要隘築防，大事增強防務。所以阿魯裕回覆說，所有被俘葡人寧願為國犧牲。

阿布奎克接獲阿魯裕的答覆後，立刻向蘇丹致遞最後通牒，他附帶要求釋放葡俘和賠償。但是蘇丹的覆牒却說：「別忘記你是在向馬六甲蘇丹說話，強盛如暹羅也會被馬六甲戰敗。假如你認為以少數兵士和一些生鏽的鎗炮就可以佔領了馬六甲，那就大錯特錯。須知東方的酷熱氣候是不合北西方人的，假若你允許離開此地，我立刻將葡俘釋放，並供給他們以新的衣服，但是你須將艦隻駛到港外去。」

阿布奎克只將些小船隻撤到港外去，到了第六天，他召集一個軍事會議，全體將領們都贊成開始進攻。結果，海岸邊的若干草房和一些馬來船隻首先被焚燬，但是中國人的五艘大船和一些印度人的船隻並未遭波及。

到了這一階段，蘇丹却突然向葡方講和，並願無條件釋放葡俘。同時並答應割讓海岸邊某一據點給予葡方建築炮壘，至於從史奎拉方面獲得的一切物品也將送還。然而這只是蘇丹的緩兵之計，事實上仍在進行建築堡壘，加強防禦工事。據葡方所獲情報，蘇丹除了本身的戰鬥隊伍外，還有爪哇等地軍隊二萬名，戰象廿匹，軍火充足，食糧豐富。

同時，東阿立乘著蘇丹在馬六甲忙於加強防禦，而花蒂瑪又避居野新的機會，就潛赴野新去會晤花蒂瑪。他仍然改扮為婦人，潛入花蒂瑪的家。當這一對情人私會時，花蒂瑪的忠心婢僕便立在距離他們稍遠的地方把風。

了他是個會遭蘇丹通緝的人，他更不會想到就將爲了爭取一個婦人的愛而跑上沙場去血戰。總之，他和她在這幾分鐘內，確乎生活在天堂般環境中。倘若不是聽到午夜的小炮聲，他們還不知道時間已到了深夜。東阿立首先驚覺起來，他還須趕去赴會和準備一切。

在東阿立告別時才對花蒂瑪說：「當戰事發生時，你必須說服蘇丹讓你居住野新，你在此地會獲得安全的，珍重，我的愛人，上帝保佑你。」

### 第廿四章 馬六甲橋之戰

幾天後，阿布奎克又召集了一次軍事會議。會議中由阿魯裕首先發表意見：他主張最先攻取馬六甲橋，因為這橋位於城市中心，馬六甲橋一旦喪失，則馬六甲就被分裂爲二，使得馬六甲軍隊不能聯繫，而失去統一指揮作戰的效能。

一五一一年七月廿四黎明前二小時，葡方開始進攻了。艦船中還備有大批石質的十字架，他們準備將這些十字架植在每一新征服的土地上。他們認爲摧毀回教徒也就是他們宗教責任的一部份，所以他們認爲進攻馬六甲，也就是十字軍戰爭的繼續。

馬六甲軍士雖善戰，然而却如一羣羊，喪失了一個牧人。因爲蘇丹是不輕信任何人，一個大戰略家兼政治家的總理大臣已被他處死；就連他的幾個兒子也被株連，這些人都是著名將領。他如東阿立，是蘇丹軍中極享盛名的擊劍家，也被蘇丹驅逐了。能以生存在蘇丹治下的，都是些貪官污吏。所以，一旦國難來臨，統率無人，整個國家立刻混亂起來。再加衆叛親離，內憂甚於外患。由於他的短視，他和中國也已發生爭執，假使他和中國仍然維繫着和睦邦交，中國可能協助他抵抗葡人的侵略。他和暹羅也無邦交，暹人當然也不願協助他。他現在惟一可靠的人就是他的女婿，彭亨王子阿馬。阿馬驍勇善戰，可惜缺乏經驗。所以葡人是個幸運者，並未遭蒙若何損失，就獲得了馬六甲。

東阿立先說：「我的愛人，我們歡聚相聚的日期已不遠了。李發和葡方已訂盟約，一旦葡人進佔馬六甲後，我將被任爲總理大臣。最好你暫住在這裏。這是我的一個美夢，這一美夢就將實現了。」

實在的，這時他們已忘記了一切，他們忘了目前所處的險境。當然，她又忘了父親兄弟的犧牲和國家未來的命運。在阿立本人幾乎忘記了，他忘了目前所處的險境。當然，她又忘了父親兄弟的犧牲和國家未來的命運。在阿立本人幾乎忘記了，他忘了目前所處的險境。當然，她又忘了父親兄弟的犧牲和國家未來的命運。在阿立本人幾乎忘記了，他忘了目前所處的險境。

然而葡人並不是很順利的獲得勝仗，進攻的先頭部隊在馬來人的猛烈炮火下，一再敗退下去。可是正當馬來人堡壘內忙於補充炮彈時，葡人鼓起宗教戰爭的精神，在號角猛鳴，軍士們高呼「聖詹姆士」的猛攻下，馬來人在堡壘內都驚惶起來。持着長矛的葡軍已衝到橋邊，迫近城堡，許多馬來軍士也衝出堡壘，和葡軍肉搏。可是葡人不但已佔領了大橋，而且也衝入了橋旁的回教寺。不過，葡方的損失也相當慘重，尤以死在毒箭下的人為多。

七百名爪哇戰士在端班打率領之下企圖奪回失地，可是未能得手。結果，七百名爪哇軍損失殆半。蘇丹的女婿阿馬王子所率領的一支軍，也節節敗退，被一支葡軍一直追擊到森林裏。結果阿馬所乘的象受傷倒地，阿馬也在跌倒時手部受創，逃入森林。

這一天由晨至夕，戰事不斷的演進着。尤其是在午後的烈日之下，葡軍連戰十小時。在炎熱的氣候和飢餓壓迫下，葡軍終於在炮火掩護下撤退至艦船中。

葡軍在第一次登陸戰撤退之後的九日內，未曾再戰。可是葡方不斷在加強戰鬥力，有幾艘巨艦上都經過了改造，增加頗多遠射的銅炮，目的在掩護將來的登陸作戰的部隊，同時又可以摧毀對方的堡壘，便利軍事的進行。

在休戰的幾日內，城內許多外國商人，組織代表團督謁蘇丹，要求他與葡方言和，使得蘇丹非常憤怒。他責罵他們是一羣唯利是圖的懦夫：「你們這班懦夫，要求我和商人作戰的是你們，現在要我向葡人講和的也是你們，究不知你們居何心肝！」

其實不祇一般外國商人，就連他的將領東阿立也參加在葡軍中向本國進攻，至於中國使臣壽桐，也因蘇丹失信於中國，迫使他在精神與物質方面支持葡方作戰。

但是，有一個人突然轉變了，那就是發誓要替父兄復仇的花蒂瑪，受了戰禍的感動，受了同胞們保衛國土、英勇抗戰精神的感應，愛國情緒終於戰勝了私情。決心勸蘇丹和國人堅持抗戰，同時也決心說服東阿立捐棄私仇宿恨，為垂危的國運作光榮的戰鬥。

## 第廿五章 花蒂瑪的轉變

蘇丹馬摩沙在苦戰一日之後，特地跑到野新來，希望由花蒂瑪方面獲得一點安慰，但他未曾夢想到她會突然改變態度，不但對他不再像過去一般冷漠，而且竟以一種熱情接待他。他親自以佳釀美酒陪同蘇丹進餐，同時對於他的英勇抗戰精神大加鼓勵。馬摩沙一向未曾享受過美人這種安慰

，真有點受寵若驚之感，他對她說，相信戰事將逐日加劇下去，他不能在溫柔鄉中留戀下去，他必須回到馬六甲監督防禦工程的建築。他而且誇言說：「我決心使那些白種孟加里人認識馬六甲不是可以輕易欺侮的。」

花蒂瑪在送別馬摩沙時也說：「再會，上帝保佑你和馬六甲，我也將竭盡我的力量使你獲得戰爭的勝利。」

的確，花蒂瑪的愛國情緒，已使她忘懷了一切宿仇私恨，她亡父身體內的熱血已在她的血脈中沸騰起來。

所以東阿立再度出現在她身旁時，他分明看出她的態度有點異樣。於是他首先對她說：「我是參加葡軍中向蘇丹軍隊作戰的。」可是花蒂瑪似乎並不喜歡這一消息，使他感到非常驚異。

「為什麼，你生我的氣嗎？爲了我們軍事的失敗嗎？我敢打賭，葡軍在下次進攻時，必定可以獲勝。葡人作戰驍勇，如同惡魔一般，他們現正準備一切，決心於下次進攻時，佔領整個大橋，一旦大橋全部失守，馬六甲也就不保了。」

花蒂瑪態度突然冷淡，但是仍以一付含情脈脈的眼注視着東阿立。直到東阿立說完以後，她才發言：「東阿立，你已忘懷了你是馬六甲人麼？任何不利於馬六甲的事，也就是不利於我們本身的事。你手中揮動着的那柄利刃是在格殺自己的同胞兄弟，是在反抗你的祖先，請你答應我，不再向你的祖國作戰。」

東阿立聽後很感到悲傷，他覺得天和地都在旋轉着，他反問她說：「假使蘇丹勝利了，他將永不會放棄你的。」

花蒂瑪緊接着說：「可愛的東阿立，請你勿再懷疑我，一俟戰爭結束後，我將接受你任何要求，我的肉體與靈魂都是屬於你的。」她說完後走近東阿立身旁，緊緊地偎依着他表示她的真誠。

「那麼，你要我怎樣呢？」東阿立於稍事遲疑之後向她發問。

「參加我們的軍隊向葡人作戰，你必須以你的寶刀保護無抵抗能力的男女老幼同胞。我已知道葡人是無人情的殺人魔鬼，他們藉他們的上帝的名字作戰，我們也必須在我們的上帝名義下保衛我們的城市。」

東阿立被這些話喚醒了，所以他立刻回答說：「好極了，我的愛人，我將爲你和爲馬六甲而戰，再會，我的愛人，再會。」

「上帝保佑你！」花蒂瑪臨別爲他祝福。

東阿立離去了，可是花蒂瑪也感到心碎了，因爲東阿立去後能否安全歸來，是很難說的，這一晚她輾轉不能成眠。一時萬感俱集。她想到她父親的悲慘遭遇，她弟兄們的無辜犧牲。她也想到蘇丹馬摩沙的殘暴和東阿立對於她的愛。最後她又設想到馬六甲一旦戰敗後的國家民族的厄運。這一切都鑽進她的胸中腦際，使她一直到雞啼時份，方才昏昏沉沉的睡去。

# 艱難的行程

## 馬摩西

——李汝琳新著評介——

近些年來，星馬文化人，已重視出版事業的發展，有的編纂教科書，有的出版純文藝的集子與刊物，頓使寂寞的知識領域中，憑添了一陣熱鬧。這足以證明馬來的文化已經開始向前邁進了，誰說沙漠之中不能建立綠洲呢？

然而一般寫作者，在今日還得下一套精益求精的工夫。文友之間必須相互砥礪切磋，才能打開自我批評，或聽取他人平心靜氣提供意見的門路。正如友人黎黎兄所喊過的：「我們需要文藝批評。」文藝沒有批評，就等於一齣戲劇的演出，缺乏批評一樣，魚目混珠的結果，倒因遮蓋了劣點，連優點也連帶被埋沒了。

李汝琳先生，現執教於星洲師範學院，擔任中國文學史的課程。抗日時期，他踏出了中國大學的門限後，即參加文化工作，後來曾在加爾各答辦過華文報紙。他這次出版的艱難的行程（散文集），就是他在北方和重慶，以及在海外這十多年來的生活寫照，充分表露了一個人生存在一個大時代中，艱難奮鬥的真實情況。就等於說一個人在渡過難關後，少不了有許多悲壯的回憶，這些事蹟用文字記載下來，便成爲有背景，有人物，有山水，有靈性，有觀感的東西，不致害了「言之無物」的空洞毛病。況且生活經驗豐富了的人，寫出來的事物，給人會有深刻的印象，這兩本集子，在印刷及設計方面，已經引起我們的美感，再看了它的內容，幾乎催迫我們有再讀一遍，仔細觀摹的情趣。這該說是星馬出版界的一個喜訊。「艱難的行程」，共三輯，第一輯有潛

行記、轉進、艱難的行程、歸途、團圓、災荒等六篇；第二輯有：詩的原野、生活、沉默、從性格說起、謊等五篇；三集有海程、上當記等二篇，共十三篇。不消說這些散文的內容，在文字結構上講，因作者是所謂民國的科班出身，字句的推敲，是不離譜的，很難找到文章的語病。至於說到文章的蒐集，是有他的時代背景，正是八年離亂中個人親身經歷的觀感，其中包括了心緒上的不安，以及敵愾同仇的憤慨，自自然然的寫出，使我們好像看一篇有血有肉的現實故事，凡在那個階段，直接間接參加抗戰的中國人，誰沒有同感呢？許多北方人，歷盡交通上的困難，及重重敵偽關卡的險患，投奔到大後方去參加抗戰工作，這些過程，實在是可歌可泣。就如作者在原書五十四頁所形容的：「等到我們爬上了山脊之後，向下窺看，天呀！那是多麼使我們失望啊！就在這山的另一面，竟是多到數不清的烽火，那顯然是敵人的戰鬥部隊，這時我們四個人真是目瞪口呆，一時都說不出話來。怎麼辦呢？一面怕敵人追趕，一面又是敵人的窩巢，天已經快亮了，一切只有等待天明再說了。謝謝天，虧得這座山上有這麼濃密的灌木林，就是天亮了，也還可以隱蔽一時，如果遇到童山，那就不堪設想了。一切都不管，現在只有等待，我們是這樣的疲乏和困倦，原來有希望在鼓勵我們，而今被危難來代替了！奇怪，一個人踏進了苦難之門，往往心境反而平靜起來，這時唯一的獲得就是休息，就在那潮濕的山地上，一倒下身子，就像死去一

樣熟睡起來，全不像山脚下有敵人圍繞着自己！我可以發誓，我生平從來沒有體驗過，我是這樣的寒冷，我真真嘗到冷入骨髓的滋味了，渾身顫抖，自己竟無法制止，完全是生理上受了刺激以後的一種可怕的現象，我抖得太厲害了……」

又作者和黃河，似是從小就看慣了的朋友，久別又相逢，在感情上非常親密，在描寫方面，更有獨到之處。如原書第六十一頁所形容的：「一斗水到山口，大約不到十里路吧，走了不多遠，我們順着山谷遙望，從山的缺口處已經可以看到那邊像是白練一樣的黃河，雖然是那麼遙遠，但那是多麼親切可愛呀！」

「奇怪的是我的右膝關節發起疼來，而且漸漸加重，走一步疼一下，覺得十分痛苦，但是等到走出山口，望着那無邊無際的大平原，心胸立即開闊起來，那是多麼寬廣和遠大呀！在聳聳高聳的山巒上，俯瞰大地，河流像曲曲彎彎的白色帶子，村莊樹木又像一簇一簇的雜草和瓦礫，在我眼底又展開了一幅新的天地！我咬着牙，忍受着膝蓋的劇烈的疼痛，順着直陡的山徑慢慢的走下來，我默默的和層層疊疊的山巒告別了！」

這三輯當中所彙集的散文，可由作者三個不同的時期，來評衡他寫作手法，就顯然有了特殊的意境。作者的生活，由艱苦的行程，踏入了一平安無事的環境，就如作者在「從性格說起」一文中引證心理學家的觀點說：「一個人的性情好壞與他自己的遭遇很有關係，比如說一個小孩子，因爲他的父親或是母親的性情暴躁，時常打罵他，從小長大，心裏不知受了多少委屈，於是他的性情，自然也會暴躁起來。」

作者從小就死了母親，父親不管他，只有受

到祖母的疼愛，他後來離家出外升學，因他愛好體育，結識了一般身強力壯的運動員，處處有人護衛，加之他不欺侮人，所以也沒有人欺侮他，就養成了一種溫和的性情，他感到與人相處只要赤誠相待，總是不會有爭執的。

直到今天我們認為作者確實抱着這種態度做人。我說他這本集子，實在值得青年朋友們一讀，他們不但能夠向一位有國學根柢的先生學到了寫作的方法，同時也能學到許多做人的道理。人的精力有限，金錢也來之不易，如果花錢買一本無聊的書，花錢是小事，我們寶貴的時間和精力，花得太無謂了。

汝琳先生對教育工作最感興趣，他雖是四十開外的人了，但他很喜歡和青年人接觸，我想他這兩本集子，當算是送給青年人的禮物。

我這次試評他這兩本集子，亦許我們的生活經驗略有不同，故我對他的第一輯內寫的抗戰時期的生活，就不如第二三輯內的幾篇較為更受感動，因那個時期我還在國外，就像當地出生的青年沒有實際的經驗一樣。但在報導文學的觀點上，或歸納在抗日的史事裏，也值得我們的追憶；因為好文章是沒有空間和時間的限制的。有的讀者把它當做寫實小說看，故事的主人翁，就是作者自己，也是千千萬萬個中國老百姓，凡是經過那段過程的青年人，誰沒有受到這樣的遭遇呢！

原書第二輯，像詩的原野，是在印度寫成的，作者崇拜泰戈爾，恰好有機會參加是年四月十三日，印人舉行的泰翁八五誕辰紀念盛會，是在 Banbhiketa 地方，泰翁創辦的國際大學，作者表達得最富文藝性了，他說：這裏有詩人許多遺跡，這裏更有許多為實現詩人理想而努力的，像我一樣懷抱敬慕之心的詩人的追隨者。他對於學校景物的描寫說：「學校好像是大花園，到處都是花卉果木，美麗清幽，我探深的體會到走進了詩的原野。」

「在嘈雜不安的都市裏住得久了，心裏十分想念鄉村，在繁雜的人海裏，我是那樣的寂寞而

憂鬱！我厭惡那些滿面春風，心懷叵測的偽善者，我厭惡那些醉生夢死，蹉跎歲月的寄生蟲；……我需要靜一靜身心，我需要呼吸一下清新的空氣，如今我是走進詩的國度裏了。」

「這是七個月來僅有的不被惡夢所擾的一夜，在這裏我聽不到那可厭的嘈雜的市聲，除開那唧唧的蟋蟀的低鳴之外，再也聽不到什麼，於是我想到了詩人愛羅先詞的喜慶蛙聲，如今我是這樣強烈的喜愛那唧唧的低鳴，我知道這不是寂寞，這是一種靜適的無言的慰貼，我獲得了無窮的滿足！晨光熹微的時候，我被優美的歌聲喚醒了，今天是泰翁八五誕辰的紀念日子，國際大學的女生們在唱晨歌了，她們邊走邊唱，走遍學校的任何角落，她們的歌聲也在所有的角落繚繞着，那是多麼幽雅而動人的歌聲喲！裏面充滿了自由純潔和愛！這是一個美麗的早晨，醜惡在這裏絕跡了！善良的人性復活了！開紀念會的時候，除了一些例有的講演外，那就是不絕於耳的樂隊的歌聲，我覺得紀念泰翁可以省掉所有頌讚詞，只須唱奏他的不朽的詩歌就夠了。……接着朗誦會開始了，用十六種不同的語言在朗誦着泰翁的詩歌，每一個聽眾雖然不能完全懂得這十六種語言，但由於十六位朗誦者那種沉醉的表情，以及抑揚的節奏看來，泰翁的詩不知激動了多少青年男女純潔而向上的心。」

泰戈爾是印度已故的大詩人，他用詩歌激起了印人的愛國心，前仆後繼，勇敢地為自由而犧牲，印度終於獨立了，可見這一代大詩人的詩歌，實含有排山倒海的威力，泰翁的詩歌把數億印人的心和力，凝結成一個整體。

汝琳先生一向有：「弱小民族終會翻身」的自信，實在是受到這種身歷其境的感召。可惜他汝琳先生是出生於古中原文化發祥的河南，他多少受到嚴肅氣象的薰陶，他直到而今仍對男女戀情的小說，深惡痛絕；因此他所寫成的文章，一定使看慣哀情小說的人，認為不够刺激。作者在第二輯，「生活」一篇中已透露出他對生活

的懷疑，他說：「能够不懷疑自己生活的人，才是真正幸福的人，但我却非常悲哀！那些幸運者們，從他們一直出生到死亡，在那幾十年的生活過程裏，也許十分平靜，順遂！但是等到一閉起眼睛，什麼都沒有了，對於後來者，不會有什麼影響，只是平安地打發了自己的一生，不會給後人留下什麼，後人也不會對他們有什麼悼惜，大約過了幾年，什麼人也不會記起他們了！那些不幸者呢？整天為了生活忙碌着，受盡艱難困苦，掙扎一輩子，一閉眼睛也就完了！這真是最大的悲哀，我不斷地這樣想：我也是走着這樣的路嗎？我有一位友人，從前是頗有志氣的，他不羨慕作官的人，也不羨慕有錢的人，他的武器就是一支筆，他的筆曾經使許多人歡欣鼓舞，也會使許多人厭惡皺眉，厭惡他的是在他的筆下看到了自己可憐的癡癡的形象，喜歡他的人，却是為着明白了怎樣才能使生活更有意義。但是這位朋友自己却被生活果住了。」

這些有人生哲學意味的懷疑，如果有人活着的真正價值是為他人活着的社會服務，那末作者所慨歎的：「世界多我這一個人有什麼用，少我這一個人又有什麼損失呢？……」正供那些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醉生夢死的色情狂當頭棒喝。作者在第二輯的「從性格說起」一文中，對生活已另有他的結論。他說：「回想十年以來，所走過的路，固然是十分坎坷，也會跌入陷阱，也會被人暗傷，可是我終於活過來了，而且我相信還會活下去！在這十年之中，我明白了世間有善也有惡，有光明也有黑暗，我也明白了友與仇，愛與憎，這社會的洪爐，真比家庭和學校豐富得多，在那裏我所不能得到的知識，我在社會裏得到了，並且鍛鍊了我，使我真正的明白了怎樣去生活。……」

由這些地方，可看出作者對生活的看法，雖抱懷疑的態度去研究，仍能找出他的正確路線，事非經過不知難，然而由艱難的環境中，錘鍊出來的意志，才有耐久的價值。

小朋友最好的讀物

# 兒童樂園

半月刊

定價叻幣三角五分

準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  
各大書局書攤均有代售

發行者：友聯書報發行社

星加坡分社：紅燈碼頭溫澈斯特大廈廿六號  
吉隆坡分社：安邦律馬華公會大廈三樓七室  
怡保分社：希尼華沙街十六號  
檳城分社：林連登律七十二號

星馬唯一學生刊物

# 學 生 周 報

每期有「動腦筋」遊戲

人人有得獎機會

由星馬同學自編

內容豐富 包羅萬象  
彩色精印 裝訂成冊  
每份二角 售價低廉  
長期訂閱 另有優待

為星馬同學而編

首次攝影比賽開始舉辦

歡迎把作品寄來

友聯書報發行社總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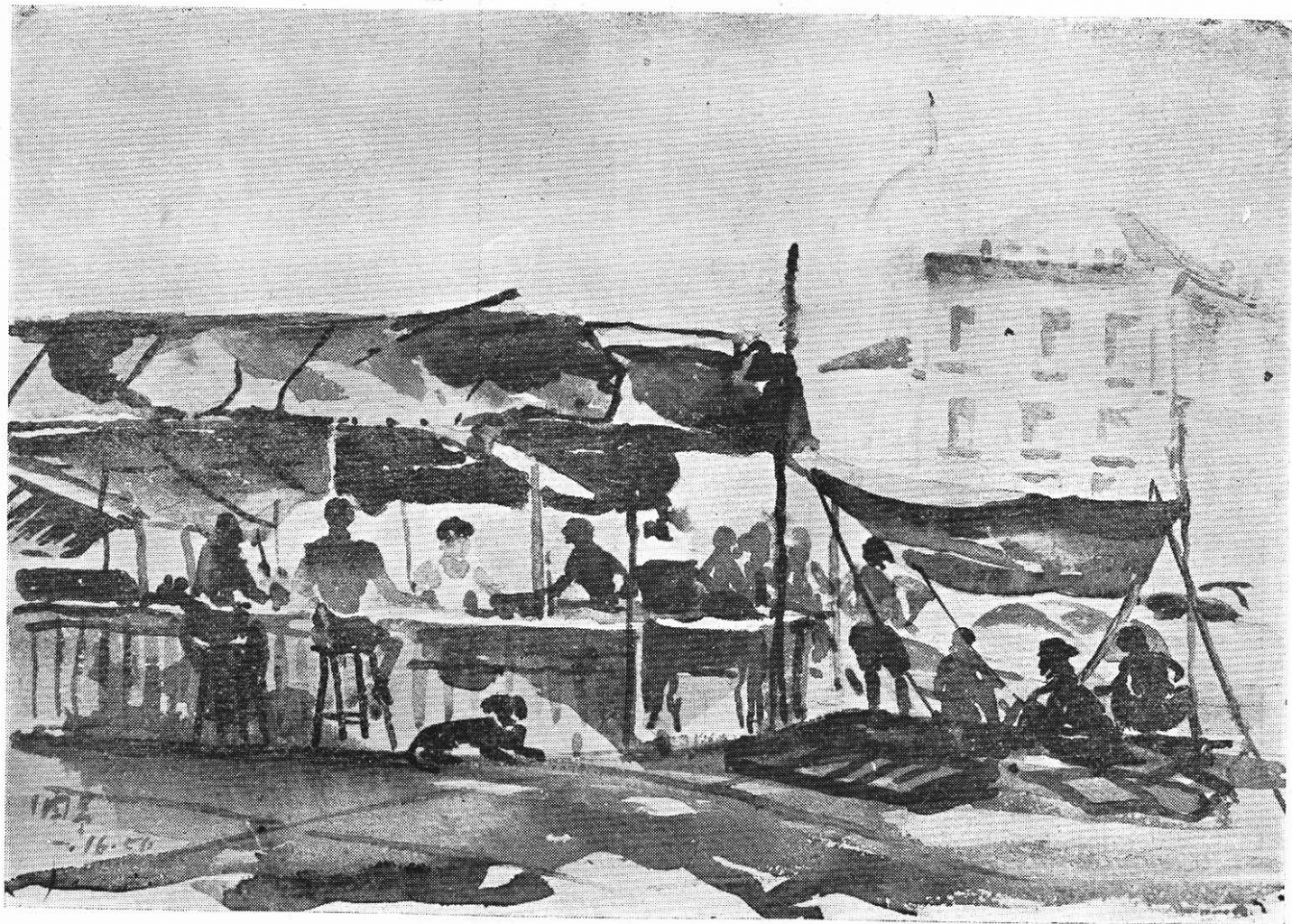
26 WINCHESTER HOUSE  
COLLYER QUAY, S'PORE. I.

星隆  
怡振

## 稿 約

- (一) 凡以馬來亞為背景之文藝創作，如小說、散文、戲劇、新詩、歌曲、寓言、童話、遊記、雜感、隨筆、民間傳說、歷史故事、人物特寫、文藝評論、名著介紹及漫畫、木刻、素描、攝影佳作等皆所歡迎，翻譯作品須附原文。
- (二) 編者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 (三) 來稿須用稿紙謄寫清楚。
- (四) 來稿請註明作者真實姓名及中英文通信地址，以便連繫。筆名聽便。
- (五) 不能刊用的來稿一律退還。
- (六) 稿酬每千字叻幣五元至八元，作品一經發表，當即奉具稿酬。
- (七) 來稿一經發表，版權即為本社所有，本社有集印單行本之權利。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 (八) 來稿請寄新加坡里峇峇里律三一九C號蕉風出版社，或新加坡郵箱二〇三四號。

The Chao Foon Press  
319C River Valley Road,  
Singapore 9.  
P.O. Box 2034



昌潤王

(彩水) 販 小 邊 路